

文選李善注

冊三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卷第六

首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太沖賦三都以吳蜀遞相頓折以魏都依制度

左太沖

魏國先生有睥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粹然見於面不言而諭趙岐曰睥潤澤貌也眉上曰衡

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蓋音

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

郡此西楚也穎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論語曰性相近

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

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

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

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爾雅曰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

曰權輿天地未祛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判判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列子曰昏明之分

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

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

竅也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

井與鬼之分野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

也蠻陬侯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聚居為陬善曰廣雅曰落居

也杜篤通邊論曰親錄譯導緩步四來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

無異手莫詩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襟也易曰正位

傳曰氓民也其中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胃腹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

衿衣交領也長世字吐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

國家令問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吐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

屏也揚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曾庶翼等

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

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善曰言不會與衆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國

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

書曰庶明厲翼孔安國曰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左氏

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玉珩周易

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

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又撰考

識曰穿肩儋耳莫不貢職漢書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東觀漢記曰百

蠻貢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曰詭

言詭善隨惡同於匪人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毛萇曰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毛詩曰獨爲匪民左氏傳

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季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

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邕樊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

傳曰棘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然假屈渠疆兩

急也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躅駁於王義孰愈尋靡莠於中達造沐

猴於棘刺李剌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周官

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踳駁言

惡也楚辭天問曰靡蓐九達矣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

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請觀客爲

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

文

中

華

書

局

聚

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

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冶者謂王曰臣為創者

諸微巧必以創創之所創必大於創今棘刺之端不容創王試觀客

之創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創

王曰吾欲觀客之創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

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

敷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手莖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

曰僂疆江淮閒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

色頰以開顏精純粹而始壯華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踏讀曰外

外乖也駁色雜不同也頰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寧有蒹草蔓衍於

九達之道 劍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劍閣蜀境

靡蔓也 又曰小劍戍去大劍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廣雅曰嶮巢高也力彫反

久視之道聲類 又曰顯敗也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

曰蕃果鼻也 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洞庭

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滅之毛萇詩傳曰

濬深也鄭玄周禮注曰負性恃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南北

之北老子曰愛人 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善曰東觀漢記光

治國能無知乎 之桑榆毛詩曰東 況河冀之爽塏苦與江介之湫小湄善曰左氏傳

有啓明西有長庚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羸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故將語

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故將語

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呂六合之樞機鄒衍以為儒

者所謂中國

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

謂九州者也范曄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略

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犖諸夏卓犖與卓躒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于時運距陽九漢

網絕維姦回內蠱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

為煨燼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實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

麋鹿寓城也不飲酒而怒曰蠱詩曰內蠱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閹

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

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

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

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

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被謂淮南王

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

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

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厄

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疎

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

崇信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

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長舍切與耽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

陽球為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烏瓌反廣雅曰煨燼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毛萇詩曰殷衆也毛詩曰

子孫繩繩兮長揚賦曰洋溢八區言廣大也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伊洛榛曠嵒

函荒蕪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臨菑牢落鄆郢丘墟善曰漢書齊郡有臨

菑縣牢落猶遼落也洞簫賦曰翩連綿以牢落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鄆縣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

聽故吳為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獨犖昌廩之與

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犖廩

洽犖廩推額廣額色如漆精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子都美丈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柏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壺二山

名已見上文且魏地者畢昂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

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

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

懷舊蘊於遐年詩譜云魏地畢昂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

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實之河

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泝八埏國

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

使工爲之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也善

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

擊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爾其疆域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藎積也

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宵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鳥朗切川澤迴

繚恒碣礎礧於青霄河汾浩泐而皓滌南瞻淇澳於六則綠竹純茂北

臨漳滏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

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南有鴻

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許鄆樊陵河南之開封中

車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

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岳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

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各經鄆西北滏水熱

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温故曰冬夏異沼也冀州圖鄆西北鼓山山上

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鳴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

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崧彼泉水温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

百病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

爾雅曰兩河閒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栢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

在汝南賢猶前也南都賦曰涓水蕩其賢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

舊都周分為都魯衛碣礧高貌碣五感反鄭玄周禮注曰汾水出汾

陽縣浩古老切訝古旦反上林賦曰滌滌潢潢廣雅曰浩滌大也皓

故老反滌餘眇反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

濁漳山海經曰神困山滏水出焉郭璞曰經鄆西北入漳說文曰必

必

水駛流也泌與恣同音秘魚豢與略曰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浪井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

中厥壤惟白原隰昫昫墳衍斥斥或蒐壘力而復陸或燿苦朗而拓

落乾坤交泰而緡縕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祗疇昔藏

氣讖緯閱象竹帛迴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

受命而光宅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

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闕閉也詩云闕宮有滄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昫昫原隰以純

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蒼頡篇曰斥大也魄壘不平之貌魄鳥罪切贖

明光明之貌拓落廣大之貌周易曰天地交泰又曰天地細縕西京

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徽顯成章兆猶機事

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

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抵

本也丁計反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

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毛萇詩傳曰闕閉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於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

其鄂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玉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

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閱苦宣王中興而

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爲量

思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僑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謀筮

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毛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重爻易爻也大壯易卦名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

以宮室上棟下宇以禦風雨蓋取諸大壯謂壯觀也荀卿曰宮室臺

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也非爲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

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魯

曰尚書曰謀及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也豫東京

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卑

宮室毛詩美古公宣父曰高門有閭又美宣王曰築室百堵說文曰

係具也饌勉反又曰傷取也子軟切孟子曰梓匠輪

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也遐邇悅豫而子

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

建社稷作清廟築會宮以迴匝比岡隙魚而無跛造文昌之廣殿極

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巖起以崔嵬髡徒感若玄雲舒蛻以高垂二分

之中者也詩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定營室星營

室中可以興土功也跛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蛻龍形

而五色魯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軌豫或爲務西都賦序曰衆庶悅

豫毛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

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鈎繩杜預左傳注銓次也與筌同周禮曰

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

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隙崖也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

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

垂雲鬘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環材巨世插楚塚除參差枌音

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䟽以懸帶華蓮重葩

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霽時梗概於澎尤被爾雅曰桷謂之椽魯曰西

應龍之虹梁廣雅曰曲研謂之欒說文曰博櫨柱研也然欒櫨一也

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賦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疏龍首

以抗殿齊龍首而涌霽謂畫為龍首於椽承檐四隅而以寫霽也旅

說文曰霽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毛詩曰澎池北流也旅

楹閑列暉鑿挾鳥浪振棖題黓階階嶙峋長庭砥平鍾簾夾陳風無

織埃雨無微津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振屋宇檠也文昌殿前有

寅作裝寶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簾於文昌殿

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

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暉鑿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曰鑿照

也聲類曰黓深黑色也直感反黓亦黑也徒對反應劭上林賦注曰

楯闌橫也西京賦曰抵鏗嶙峋坤蒼曰嶙峋山崖之貌也毛詩曰

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巖

巖北闕南端道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羣

后觀享頤賓

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

以朝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闕

之相望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許兩切左則中朝有

絕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留土無綈題錦玄化所

甄國風所稟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

也墨子曰堯之為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

曰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魯曰毛萇詩傳曰絕赤貌也尚書曰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綈錦說文曰綈厚繒

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音義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

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聽政殿聽政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

左崇禮門崇禮門右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陽門前司馬門闈守門也周

官闈人守王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

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萇詩傳曰猗猗萋萋茂盛貌也音此禮切叶韻東京賦曰惠風橫被邊讓帝臺

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禁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禁

臺省中連闔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蠅齊光詰朝陪

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

劑有司肴醴亦順時腠理則治升賢門內聽政闔向外東入有納言闔尚書臺宜明門內升賢門升賢門

外東入有內鑿署顯陽門內宜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

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

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淮南

子曰連闔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

書一入典刑周禮六典入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中尚書御史

符節謁者金蠅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

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日也周禮曰暮人掌幄奔鄭玄曰

王所居之帳也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

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漢書音義曰柱後以鐵為

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

者受事故曰儲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

毒藥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醴之酒謂昔酒

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

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脉也

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術楸梓木

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特有温室儀彤宇宙歷

像賢聖圖以百瑞粹以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

競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

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文聽政

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央有温室中有畫像讚尚書谷繇薦舜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名魯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周禮曰正宮掌宮中次舍甲乙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頌詠也蘇子對切芒芒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曰鑿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右則疎圃曲

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蓼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

際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

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霽下冰室

而亘冥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晚三十畝也難騷曰斯滋蘭之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闕則怒成湍蓼木

之細枝者也楊雄方言曰青齊兗豫之閒謂之蓼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蓼而答之其惠存焉子紅切係古計切莊子曰呂梁懸水三十仞

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遊也漢廢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

則冰井臺有屋一百一閉金虎臺有屋一百九閉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閉上有冰室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爲徑周行爲營建

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迺堅也春秋左氏傳曰固陰迺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曹植責躬詩曰夕

宿蘭渚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莓莓然莓莫來反楚辭曰石瀨兮菱菱說文曰際察也于例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

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殿賦注飛陛揭孽方輦言廣也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魯

文選卷六 七 中華書局聚

靈光殿賦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小故曰陰基

周軒中天丹墀臨森增構義清塵影

雲雀踈躑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暾日籠光於

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

一朝

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森森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

也羽翼戢弭以今接古言栖非所觀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騫

於費標感愬風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任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

言愬風也但鳥時則形定翼任飛則斂足絕據踈則舉羽翻用勢若

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踈躑而矯首也踈音提王吉傳曰進退步趨

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眸眸子也王褒甘泉賦

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楊

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

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轂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張

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竦矜非都廬之輕驕孰

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峻悚懼雖輕捷與鬼神

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

珍傲宋版印

子也 長塗牟首豪傲 互經 晷漏 肅唱 明宵 有程 附以 蘭綺 九宿

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 車者閣道有說者也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牟首鼓吹歌舞豪傲道也晷漏漏

刻也善曰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

鏡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

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洙四門 轍轍 隆廈重起 憑太清以混成越

埃塏 善鳥 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悅誰勁捷而无猥

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霧於其裏

墉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堞城上女墉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城堞洙屋也毛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

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路莒國莫敢近也

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薛綜西京賦

注曰轍轍高貌也驪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老子曰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西都賦曰軼埃塏之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

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

亭亭以若蒼說文曰趾基也論語曰慎而无禮則蕙蕙與蕙同思子

反陽靈天神也甘泉賦曰齊乎陽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了垣開囿

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祇之禮也

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灌積水深

文 選 卷六 八 中華書局聚

兼葭聲藿

胡官藿弱

森丹藕凌波而的樂綠芰泛濤而浸心潭以羽翻

頡頏鱗介浮沉栖者擇木雉者擇音若咆交步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

在陰表清籟勒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卽鹿縱而匪禁

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陶諸果詩曰集于灌木

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也雉者舉

雞兔之類不傷其時况其巨者乎揚雄曰勃解之鳥淮南子曰軼鷗

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盲于原獸忘其國血

思其麀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周易曰

卽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

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其大乎答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

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葛藟者往焉

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大

罪則是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

卽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

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縣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

繫百圍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濯者泉文子

曰積水成海說文曰變分別也胡犬反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

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擘卽藕爲偏各非唯根矣的擘光

明也上林賦曰的皪江靡鄭玄周禮注曰陵芰也說文曰白濤大波

也浸潭漸漬也隨波之貌洞簫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毛萇詩傳

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周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

薪也蘇非也膜膜垌野奕奕蓄畝甘茶伊蠡芒種斯阜西門漑其前史起

灌其後澄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稷古徒陸

蒔稷黍黝黝桑柘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

賢音咽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武而隔踰奕世膜膜美也詩云周原

膜膜董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蓄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蓄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燈天

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燈丁鄧切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

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界也埒畔際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

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膜膜莫來反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

語曰阜長也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曰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

今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樹生稷稼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之

樹反方言曰蒔更也郭璞曰謂更種也時吏切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黝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屋曷嘗不法聖人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內則街衢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位二千石奕世相襲

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欄占而有

踰習習冠蓋莘莘所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

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

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之倚郭璞曰石橋音江疏通也魏武帝

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官中東出南北二

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

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

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欄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

宿蔡雍胡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禮

記曰斑白者不提挈鄭玄曰雜色曰斑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

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小雅曰班次也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常

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重門再局師尹爰止

毗代作楨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

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

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爲魏王

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

謁者郎中令太僕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爲相國

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

帝爲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

獅魯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夏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
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閒
曰闕許亮反周易曰重門擊柝說文曰扇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
尹毛萇曰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爲太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
國克生維周之楨
毛萇曰楨幹也 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

東閉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牕輿騎朝猥蹠斂其中

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
入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

長安戚里以姊爲美人故魯曰古詩云交疏結綺窻廣雅曰猥
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蹠蹠也徒協反說文曰斂匱也丘知反 營客

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閉闕起建安而首立葺墻幕室

房廡雜襲削居綺闕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彙街之邸不能

及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
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閭闕繕完葺墻

以待賓客巧人以時纂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
卑俾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闕巷門也一日闕門中所

從出入也葺覆也巧人墜人也纂擷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闕相
如奉壁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魯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

淮南子注曰削闕曲刀也闕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輟止掇古字通
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郅支首懸橐街蠻夷邸闕晉灼曰黃

圖在長安 廓三市而開塵籍平達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闕闕以
城內也

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堯薛五結侈所規之博

大周禮大市日異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達已見上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

聚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

注曰旗亭市樓也堯薛高峻之貌爾雅曰規視也他吊反百隧擊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

半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子遺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

軾車橫履膝人所憑也周官曰聽賣買以質劑又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

質大買也劑小買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斂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

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捶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九

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采事也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

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買古著馴風之醇醲周官曰百工

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曰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

賣曰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史記曰子產治鄭不鬻賈周官曰平肆展成鄭玄曰展整也成平也市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善曰廣雅曰財貨

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也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舜居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淑清穆和之風既宣醇醲之化既決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優渥然以酒之醲白藏平之藏去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寶噐以喻政厚也

積滯琛幣充物切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

冀馬填廩救而駟駿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闕爾雅曰秋爲白藏因爲名也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

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滯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正底慎財

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廩燕幽州也孤弓也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魯曰周易

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與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槃瓠之後輪布一匹二丈是謂寶布廩

君之巴氏出嫁布八丈寶在宗反嫁音稼滯音滯賈遠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

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勿其中說文曰駟壯馬也子朗反至乎勅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

將曜威靈介胄重襲旌旗躍莖弓珧以解繫景矛鋌飄英三屬之甲

縵莫胡之纓控絃簡發妙擬更平羸建安十九年五月立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

進爵爲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旂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

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珧蜃骨也

繫弓押也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

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

悅之戰國策更贏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然則射可至

於此乎更贏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贏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

子魚曰勃敵之人溢而不成列杜預曰勃強也尚書曰庶士交正毛

詩曰庶士有揭又曰與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

就繁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

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齊被練而銛

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

紀銳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白交然虛雲撤叛

換席卷虔劉侵子威八絃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鞫鞫

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元官五印國無費留春秋左傳曰

融曰練為甲裘史記蘇代曰強弩在前銛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

譏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手

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

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

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礪若彼節者有閒

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乎其於遊刃必之餘地矣文君曰

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

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弗哉方命尅翦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然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然于中國吞滅咆然者尅默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叛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撤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度劉殺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度劉我邊陲席卷度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尅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榮史記蘇秦曰鞞鞞殿殿若三軍之衆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斂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鳴疇其爵邑者刑印印角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魯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韋昭注曰東山臯落氏也衣之偏襲之衣韋昭注曰襲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襲音督說文曰讚列中止也然讚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楊雄上疏曰石畫之臣甚衆史記曰秦穆公與晉惠公戰於韓地秦人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尚書曰方命圻族春秋感精符曰楚圖宋更相吞滅春秋推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西都賦曰侵威盛容淮南子曰入澤之外乃有入絃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刷猶飲也所劣切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鞞鞞衆車聲也呼萌切今爲鞞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旌於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喪亂旣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桺刃虹旌費也

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

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因圖寂寥京庾流行尚書曰往伐歸獸桓譚新論雍門周

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燕譬猶礮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旄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魯曰毛詩曰喪亂既平周公攝政

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柙胡甲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洽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司馬彪曰緣順也

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也禮記曰仲春省因園文子曰法寬刑於緩因園空虛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時東鯁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懋惠朔北思肆偉繇繇迴塗驟山驟

水襁負費費重譯貢篚鬚首之豪錄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而審魏闕

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入聲

岌岌冠縱綺纍纍辨髮清醑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温酌躍波

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惜惜醞據讌酣湑無譁呼瓜反地理志曰會稽海外有東鯁人分為二

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壘首書禮

贊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糞蒼頡篇曰費財貨也建安二十一年匈奴

南單于呼韓廚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魂曰控糟凍飲

耐清涼王逸曰凍冷也耐三重釀醇酒也韓詩云賓爾簋豆飲酒之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醴許氏曰醴酒美也善曰尚書曰西戎即

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躡是也論語曰強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上

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山魃武羅司之穿耳以錄郭璞曰錄金銀之器各魃音神錄音渠漢書曰高張四縣晉灼

曰樂四縣也周禮曰凡樂事宿縣毛詩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晰晰又曰采繁不烈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記

注曰纏今之幘也纏與繼同漢書曰諸侯纍纍從楚又終軍曰解辯髮削左衽毛詩曰旣載清醑說文曰澌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磐斂

食衍衍王肅曰衍衍寬饒之貌也饒饒豐多貌也韓詩曰惜惜夜斂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

暇矣斂此湑矣毛詩曰湑昔也鄭玄延廣樂奏九成冠詔夏冒六莖曰沛昔之也一日湑樂也醴乙據反

僧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羸之所曾聆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

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爲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爲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顓頊

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詔繼亮也傳與曹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秦

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曰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

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

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草木之常調干戚

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

糅紛錯兼該泛博鞞鞞所掌之音邁昧任而禁金之曲以娛四夷

之君以睦八荒之俗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

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

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

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

者屏也鞞都泥反鞞俱具反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鞞孝經鈎命

決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然鞞昧

皆東夷之樂而重用之疑誤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

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駟之所著夏獵曰苗冬獵曰狩

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

月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

駟梁駟天子獵之田曲也善曰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

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

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

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

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林不槎枿澤

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林不槎枿澤

不伐天斧斨以時層空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爲之育數丹
魚爲之生沼喬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鳥三
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葦葦醴泉涌流而浩
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
兆草木未成曰天斨方釜斧也詩曰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延康元年
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麀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
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裔雲者外赤內
青也楊雄太玄經曰紫霓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
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大和周圍七尋中高一
仞旁厚一里蒼質素章龍馬鳳凰仙人之象粲然盛著是以有魏詩
雲鳥之書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枚延康元年三足鳥九
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
可與佑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
報也行道德宇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與人事交
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
伐天槎士雅切栉五割切天鳥老切斨七羊切斨子能切文子曰鷹
隼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
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予步
也丑赤反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鳥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
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穎穗也葦茂盛貌子本切蒼頡篇曰禎善也
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攸攸率土遷善罔圯沐浴
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攸攸率土遷善罔圯沐浴

福應宅心

徒南

粹餘糧栖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

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

音叶韻

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

其神器闕玉策於金滕案圖錄於石室考厯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

莅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卽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

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篆

籀篇章畢覲優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

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

丹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玉策玉牒也尚書曰納

策于金滕滕絨也楊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蒞臨也詩曰方

叔蒞止司馬法曰明不寶咫尺之玉而愛寸陰之旬旬時也禮記曰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易曰顯諸仁藏

諸用讎校所為讎校者也魏文帝好書作皇覽諸文章辭藻多奏御

故曰讎校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善曰封禪書曰改改穆穆

周易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

澤尚書曰宅山阜猥積醜也廣雅曰粹純也淮南子曰昔容成之

薄也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漢書音義曰周宣王太史大篆也籀音冑漢書晁錯曰今本枝別幹蕃陛下不尊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也

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險秋霜擣翰則華縱春葩英

詰列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故令

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

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足身

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八者八元八凱也四七者漢

光武二十八將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

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

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

天下平是謂太平魯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

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

城玉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耶左任險猶猛也魚瞻

反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擗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

代者赤兌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毛詩曰赫赫師

尹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音密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祚高謝萬邦皇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

得超百王之庸庸追巨卷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

文

選

卷六

五

中華書局聚

農有熊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世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

齊其風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爲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慮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

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踵之武善曰幽通賦曰旦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

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書曰冲虛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

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爲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爲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

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

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是故料聊其建國析其法度

諮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斁申之而有裕非疏糲魯葛之士所能

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麤也韓非曰糲糧之飲藜藿之羹斁厭也漢書司馬遷傳曰

質而不俚俚鄙也魯曰說文曰析量也爾雅曰諮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厝也哉毛詩曰無斁於人斯又曰綽綽有裕至於

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

之淵抵抵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

昌容練色續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

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

之情以自厚也鷲鴛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淵在鄴西南

龍山在廣平沙縣掘鯉旋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淺也蓋節

淵在平原高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

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

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

自稱殷王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鍊色續

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

眉耳細而長衆以爲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續子來過都女都女悅

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

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下地十

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中實無影

河關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爲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

產婦兒生自下喞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犢守兒言此兒司命君

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爲木羽兒

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琴高者

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碣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

日皆繫齊待於傍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

師門者肅父弟子亦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

埋之外野一日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道

死肅父冀州人也在曲周市上曲周屬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嘗

爲平于國故曰常山平于也師門者本肅父弟子故附冀州魯曰廣

雅曰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玉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

文選卷六

中華書局聚

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洵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旋音殿說文曰

抵亦翅字翼翅也叔豉切今音祇抵飛貌馮衍爵銘曰壽配列易陽真劉歆移曰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左傳太史尅曰奉以周旋

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

流湏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

朝歌繇纒房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禍夠古非可單究是以

抑而未罄也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稚

御梨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

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

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數百里

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爲死也棺斂而

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

其鄰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已闋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

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桓斌曰雍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那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絲清河出縑總清河一名甘陵也魯曰漢書音義臣瓚曰趾爲躡都牒反躡所解反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酒淇園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洹汲郡汲卽衛地也洹或爲園洹音垣孔安國蓋比物以錯辭述尚書傳曰縑細絲廣雅曰縑絹也廣雅曰絢多也

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

而一致末上林之隕墻本前脩以作系胡計切逸詩九變復貫知言

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

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隕墻本

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雖騷捷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

賦曰頽墻填壘使山澤之人得至楊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置罟

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

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騷羽

獵之辭雖系以隕墻填壘亂以收其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

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爲系脩之意也系者脩也且易之系述而

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隕墻之事首尾相屬非本系辭之

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隕墻謂爲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

後亂者與本絕於隕墻收置罟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

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宮王

以爲清都紫微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推見至隱言大易春秋

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頽墻填壘其軍容弗犯

墜雖本前修而作系所謂勸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

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

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

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

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

而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管敬仲相

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之元勳配管敬之績

文

選

卷六

七一中華書局聚

也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書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曰令問令望閑

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

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

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爲然乃止干木寂然

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北云詢多職競弗羅魯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解疾閑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邇老子曰

解其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嗷嗷同軒搦格秦起趙威振八

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

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平原

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玉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

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

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

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爲御也監門即侯

贏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嗷嗷古謙字說文曰搦按也英辯榮

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

亦足云也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欽楚相

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答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

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以告魏將魏齊答擊折脅

摺齒雎佯死即盛以篋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篋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

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

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

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及論曰噓枯則冬榮解朝曰空隙踏瑕而無所屈也

摧惟庸蜀與鵠鵠同窠句吳與鼃鼃同穴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揚摧略也尚書曰及庸蜀

入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鸚鵡株株鸚具瑜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徙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

句音溝說文曰鼃蝦蟇也胡蝸反鄭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鼈

善曰漢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貪也山阜猥積而鍾會為堯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

踣蹶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瀝漏而沮洳林藪石留力而蕪穢山阜猥積

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

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

結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字魯曰廣雅曰崎嶇傾側也字書曰

迸散走也映咽流不通也映烏朗反公羊傳曰穢者何漬也作廉反

周易曰穢敝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彼汾窮岫泄雲日月

沮如毛萇曰沮如其漸如也漢書楊惲曰蕪穢不治窮岫泄雲日月

恆驛宅土熇暑封疆障癘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魯曰蔡莽螫

適刺力昆蟲毒噬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噬蝮蛇鳩鳥之屬也

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漢罪流禦秦餘徙蜀都

而生陰而藏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賦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日南

賦曰秦漢之徙充以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日南

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龍之屬焉魯曰左氏傳舜流

四凶族以禦魍魎廣雅曰裂餘也力制反宵貌叢罪陋稟質蓮脆蔣巷無孑直首里罕者

畫地理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天巴蜀輕易淫泆柔弱偏陋漢書曰

畫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燕謂之杼

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首也魯曰左氏傳曰葛爾小國杜預

曰葛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也莖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更易

斷也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或魁直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

曰伯舅蓋老杜預曰七十曰蓋或魁直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

或明發而燿歌或浮泳而卒歲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

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爲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魯曰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子

踐反文身即鑊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燿燿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能或作燿音葦若一音徒了

反毛詩曰風俗以整果為燿人物以戕害為藝善曰楊雄反駱曰何文肆而質整應劭曰

壑狹也下介切方言曰慄勇也果與慄古字通說文曰燿靜威儀所

好不音畫左氏傳曰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威儀所

不攝憲章所不綴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由重山

之束阨介鳥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闕關俞時高櫟而陞制阨謂蜀

也長川裾勢謂吳也漢書曰形束壤制善曰束扼拘束其民由於泚阨也据勢依据川之形勢也闕關望尊位也陞制亦以高櫟之陞而

能約制其民也漢書音義言其土地形薄戍繇無異蛛蝥之網弱勢足以束制其人也据古據字九御切薄戍繇無異蛛蝥之網弱

卒瑱甲無異螳螂之衛善曰縣署微貌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蝥作罔

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

既往之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善曰尚

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顧非累卵於疊棊

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焉至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

九難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難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

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菴藹日

即壤臺賈逵國語注曰恒懼也尚書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日以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善曰

須時說文曰木莖朝華暮落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殿之墟見麥秀之蕭蕭曰此父母之國宗廟

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

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焉

相顧矍焉失所有覲嘗容神恣形始弛氣離坐快墨而謝矍懼也左

矍懼毛詩曰有覲面目矍愧也左傳曰亦無嘗焉楊雄方言曰慙也

荆楊之間曰快善曰張以矍先矍反今本並為矍矍大視呼縛反說

文曰矍失意視他狄反字書曰藥垂也謂垂下也恣與藥同而體切

說文曰恣心疑也亦而體反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

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如舉反廣雅曰弛釋也施紙反曰僕黨清狂

快迫閭濮卜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

輿之軌躅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注色理清徐而心不慧

已見吳都賦孔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

知從乎葵藿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藿食甘美毛詩曰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過以伋粟之

敗班固漢書班嗣曰伏周孔氏之軌躅音義曰躅迹也過以伋粟之

單慧歷執古之醇聽楊雄方言曰伋粟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

循誤也王逸楚辭注曰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

道仇敷劍切 兼重一龍反 慳以賤繆 循辰光而罔定善曰言斷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廣

倉曰惟用心并誤也方奚反說文曰賤重次第物也弋鼓反漢書先音義應劭曰循背也音面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

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感匪同憂於有聖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

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

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

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魯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

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

之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

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影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起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

也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蒨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

正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

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己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必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玉弼周易注曰蔀覆暖郭光

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

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今名黍谷

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

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

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

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魯曰尹文子曰田父得

寶玉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亮曰日不

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自言

安能守此者自晦也荀卿子曰辯說譬論齊給便利而不慎義請之奸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書文帝賜尉他書云兩帝

並立新序單襄公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也

文選卷第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善曰漢書曰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爲

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

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侏皆類此

珍傲宋版印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

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上方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善曰上

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乙祠壇太一所用如雍時物又立后土於汾陰唯上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唯音雖

雄待詔承明之庭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正月從上甘

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

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毛詩序曰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

善曰惟有也是也十定泰時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

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善曰言將祭泰時冀神擁祐同符三皇錄功

五帝文穎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卹膺錫羨拓迹開統應劭曰卹憂

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時后土言神於是

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善曰爾雅曰命告也楚辭曰歷吉日吾將

也時星陳而天行善曰星陳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

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官外營陳星也魯曰句陳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當主也

主謂典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魘而扶插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

夔如龍有角人面魘耗鬼也插狂亦惡鬼也今皆捎而去之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

也輿地道也說文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麟而軍裝服虔曰自招搖曰扶擊也丑乙切又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麟而軍裝遊神之屬也張

晏曰堪輿至猶狂入神也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役夔魘之屬又捎去之故令入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麟之盛而以軍裝也麟栗忍切

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入神文穎曰入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殷麟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也蚩尤之倫

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

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干將已見東京賦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戚斧也又考工記注曰秘猶柄也音秘茸而

恭齊總總以搏搏其相膠轄兮焱駭雲迅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魯曰玉逸

楚辭注曰總總搏搏東聚貌也膠葛已見上文鄭駢羅列布鱗以雜

玄禮記注曰奮迅也搏子本切迅音信攘人羊切駢羅列布鱗以雜

沓兮柴虬參差魚頤而鳥眈魯曰駢猶併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柴虬

眈胡剛切翕赫留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魯曰翕

留霍疾貌爾雅曰天氣下地氣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

章昭曰鳳皇為車飾也翳隱也服虔曰駟蒼螭兮六素虬螭略裝綏

華芝華蓋也善曰言以華蓋自翳也駟蒼螭兮六素虬螭略裝綏

離虜縹纒善曰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上林賦曰乘鏤象六玉虬說文曰虬龍無角者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縹纒

裝綏龍行之貌也離虜縹纒龍輪下垂之貌也縹於纒切離音離縹音森纒所宜切帥爾陰閉霽然陽開晉灼

聚也霽散也善曰文子曰與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旄邽偈之

陰俱閉與陽俱開霽於甲切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旄邽偈之

旖旎也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服虔曰旖旎從風柔弱貌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浮景流景

也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所不知者

曰何周禮曰鳥隼為旗龜蛇為旐邽偈竿之貌也邽音質偈音桀旖

於綺切旖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善曰言星旄之流如電

旄者羽旄也鄭玄曰可以為旌旗也高唐賦曰鸞為旌翠為

蓋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傍敦萬騎

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善曰敦與屯同玉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

聲駉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方

聖主得賢臣頌曰追奔電逐凌高衍之崆嶒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

遺風駉音萌切馭先合切凌高衍之崆嶒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

無崖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崆嶒音登椽欒而扞天門兮馳闐闐而

入凌兢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凌兢恐懼貌也李奇曰扞音貢蘇

闕天門也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
善曰轅與璠同至

兢鉅陵也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
善曰轅與璠同至

上文薛君韓詩章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
善曰慘廩寒貌

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善曰七發曰條上造天孔
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爾

雅曰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

量也慶音羌度大各切彌或為彊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善曰子虛賦曰案

衍壇曼新雉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草藜生曰薄壇徒

莫日切曼攢并閭與芟菝兮紛被麗其亡鄂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并

分散貌也風賦曰被麗披離鄂垠鄂也崇丘陵之駸駸兮深溝欽巖

芟步末切菝音括被皮義切麗音隸而為谷蘇林曰駸音巨我善曰駸駸高

大貌也蘇林曰駸音巨我善曰駸駸高嶽石關施靡乎延屬善曰說文曰建古文往字也往往言非一也般

布也與班同三輔黃圖曰甘泉有石關觀封巒觀施靡相於是大厦

連貌也施弋尔切鄭玄喪服傳注曰屬連也屬之欲切雲誦波詭摧噉而成觀也摧噉林木崇積貌也善曰言大厦之高而

成觀闕也摧子罪切也摧與橋同冥胸昏亂仰橋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善曰玉德楚

之貌冥莫見切胸音懸正瀏濫以弘恂兮指東西之漫漫
孟康曰瀏

曰愉大貌也音敏善曰劉濫猶言清淨而沈濫也漫漫無涯際之貌也劉音劉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

昏亂善曰言迷惑也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圯而亡垠韋昭曰軫欄也軒檻板也善曰軫與欄同

周流流行周遍也軾軾廣大貌也服鳥賦曰軾軾無垠軾音零塊鳥朗切北鳥黠切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

之璘璠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璧馬犀言作馬及犀為壁飾也坤蒼曰璘璠文貌也應

劭曰璘音璘音晉金人佺佺其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佺

似龍之鱗也佺魚乞切嵌火敢切揚光曜之燎爍兮垂景炎之炘

炘晉灼曰景大也善曰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曾廣雅曰炘熱也音欣

風崑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善曰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室大一之精洪臺崛其獨出兮檝北極之

嶸嶸應劭曰嶸特貌也極至也晉灼曰嶸嶸微緻也善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嶸其勿切檝竹指切嶸千旬切列宿迺

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枅振韋昭曰榮屋翼也服虔曰枅中央也振屋椽也善曰施式支切枅於兩切

振音雷鬱律於巖窅兮電儵忽於牆藩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窅洞房釋名曰交幽也儵

忽疾貌也藩籬也窅一吊切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歎善曰逮及也爾雅曰歎墮也歷

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蟻蠖而撇天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如淳郊

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返從下照故其景倒又曰純度也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魯曰孫炎爾雅曰蟻蟻小也蟻張揖三蒼注曰撒拂也蟻莫孔反撒匹列反左橈槍而右玄冥兮前燁闕而後應門灼

曰大人賦曰攬橈槍以為旗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爾也燁闕赤色之闕也南方之帝曰赤燁怒應門正門在燁闕之內

也魯曰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橈槍奔星也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燁必遙切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

以生川如淳曰言闕之高乃陰西海也魯曰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言曰汨疾也于

筆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盛怒貌也春秋漢舍孛曰

天一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象崑崙覽膠流於高光兮溶方皇

崑崙山在甘泉宮中也崑音拳敦徒昆切膠流猶繚繞魯曰膠流高曲之

於西清貌也溶盛貌也方皇即彷徨觀名也漢書曰甘泉有高光旁

皇旁音傍西清西廂清淨之處也上林賦曰象輿偃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晉灼曰以黃

藍田璧玲瓏明見兒也魯曰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炕浮柱之飛榭兮神莫莫而

扶傾善曰炕舉也舉浮柱之飛榭言榭宇高峻若神清淨而扶其傾危也炕與抗古字同毛詩曰君婦莫莫毛萇曰莫莫清淨也

閱闐闐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閱高也說文曰闐闐高大之貌也寥廓虛靜貌紫宮及崢嶸並

已見上文闐駢交錯而曼衍兮崢嶸隗乎其相嬰善曰駢列也曼衍音浪寥音僚駢交錯而曼衍兮崢嶸隗乎其相嬰分布也埤蒼曰崢嶸

山長貌嶧隗高貌嬰繞也衍弋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

服虔曰蒙籠膠葛貌棍成言自然也善曰雲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

氣之宛延善曰言宮觀之高故紅采翠氣襲琬室與傾宮兮若登高

眇遠亡國肅乎臨淵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琬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

也善曰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王桀回森肆其礪駭兮披桂椒而

鬱移楊服虔曰回森回風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肆疾也礪過也廣雅

又鬱衆移楊也礪徒浪切移音移香芬芴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

善曰言香氣芬芴穹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薄櫨

薺咿盱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鍾善曰薺亦香字也禮記曰燔燎羶

也咿余日切盱許一切棍下本切批薄結切駢普耕切排玉戶而

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萼藥李奇曰鋪門鋪首也善曰言風飄香氣既

長門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司惟翺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善

馬注子虛賦曰萼藥似橐本翺張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汨鼓動之貌暗暗深空之貌靚

靚靜字耳翺音萌切張音宏汨于密切暗烏感切陰陽清濁穆

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善曰莊

典樂教胄子列子般倕棄其削削兮王爾投其鈎繩應劭曰削曲刀

曰尚書曰倕汝作共工般魯般也爾王雖方征僑與倕佺兮猶彷彿

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雖使仙人行其上恐

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厥征伯喬漢書曰正伯喬並

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倕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

寸能飛行速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誤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

回善曰蒼頡篇曰駭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璇題玉英蠓娟蠖獲之

中應劭曰題頭也檟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晏曰蠓

娟於緣切獲鳥郭切獲胡郭切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善

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文子曰澄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釐

曰逆迎也迎受福釐也善迺搜球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韋昭曰

述匹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羣倫魁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

意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相與齊乎陽靈之宮善曰韓康伯周

齊齋側皆反祭天之所故曰陽靈 靡薛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善曰靡謂偃靡之藉地而為席

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吸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善曰淮南子曰志厲青雲非夸矜也司馬

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與瑕古字通山海經曰友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 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善曰為歌頌以祭地祇 建光耀之

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善曰坤蒼曰旂旌旗旂也旂所交切威猶威也攀璇

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尚書曰導黑水

至于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軼而下馳如淳曰東阬東海也苦庚切

徒計切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楚辭曰齊玉軼而並馳軼音大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

回應劭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垓九重也善曰言從東阬下馳遂

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廣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

雅曰垓厓也厓亦重之義也還音旋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

鞿善曰從從疾兒也音 梁弱水之沸潑兮躡不周之逶蛇服虔曰崑崙

弱水渡之若沸然耳善曰沸潑小水貌也字林曰澹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逶蛇欲平貌也

躡吐定切發音熒蛇音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善曰言既臻西極故

想王母而上壽乃悟好色之敗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此微諫也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神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

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宓妃已見東京賦玉女亡所眺其清曠兮宓妃會不得施其蛾

眉服虔曰驢目童子也善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眉曰毛詩曰螻首蛾眉

曰等天地之計量也善曰說文曰攬撮持也音覽精剛精微剛強也於是欽柴宗祈魯曰恭敬燔柴尊

至干岱燎薰皇天應劭曰性宗柴燎薰皇天玉之香也舉搖泰壹如淳曰舉挈舉也積柴於挈

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壹舉洪頭應劭曰洪頭旌名也樹靈旗李

一皆神名善曰搖與遙同舉洪頭應劭曰旌旆布也樹靈旗奇

曰欲伐南越告禱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樵蒸昆上配藜四施張晏

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漢書郊祀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曰配

藜披離也善曰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光同上而披離四布也周禮

曰共祭祀之薪蒸藪玄曰僉曰薪細曰蒸說文曰昆同也昆或為焜

字書曰焜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燠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水之

焜火貌曰焜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燠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水之

曰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幽都已見吳

都賦燠與晁音義同方言曰煬炙也玄瓚觶醵泔淡服虔曰以

故曰玄瓚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為柄用灌醢觶其

貌也應劭曰泔淡滿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粢草

觶音求繆力幽切泔

胡敢切淡大敢切

貯饗豐融懿懿芬芬盛美也貯饗已見上文

感黃龍兮燦訛碩麟

字昭曰碩大也善曰言燦燦熾盛感動神物也

字林曰焱火光也說文曰燦火飛也毛萇詩傳

六 中華書局聚

文 卷七

載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相對徠祗郊禋神所

依兮善曰言來郊禋而其敬故為徘徊招搖靈迟迟兮善曰招搖猶

也招必遙切迟音樓迤大夷反光輝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

無極兮

耕藉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本以躬親為義藉謂踏藉之也

藉田賦一首臧榮緒晉書曰秦始皇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臧榮緒晉書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擢角辯惠擢漢清監鄉邑稱為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

秀才高步一時為眾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晉書曰

田戊子大赦今為丁未誤也千畝已於是乃使甸帥清畿野廬掃路見西京賦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

周禮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鄭玄曰師猶長也然師而為帥者避晉景帝諱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也封人壝

宮掌舍設柅周禮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媚埽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

舍設柅柅再重杜子春讀為柅柅權柅行馬也壝以委切柅音互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黝以雲布

國語號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脩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曰帷覆上曰幕魏文帝愁霖賦曰玄雲黓其四

塞黓黑貌也封禪書曰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阼崇基謂壇也於壇四

面而為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主階也沃野墳腴膏壤平砥墳腴平砥已見上文史記曰京師膏壤沃野千

里毛詩曰清洛濁渠引流激水子虛賦曰激水推移退阡繩直邇陌如矢史記秦

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曰阡總犗服于縹軻兮紺轅綴東

於黛耜總犗帝耕之牛也說文曰縹帛青色音葱犗牛已見吳都賦又曰縹帛青白色轅軻犂轅軻也鄭玄周禮注曰轅端壓牛

領曰軻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金儼儲駕於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駕牛儼然在於塵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畜故曰儲駕也說文曰儼好貌也晉灼漢書曰塵一百畝也然古耕以耒而今以

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洽於古也百僚先置位以職分百僚已見上文羽獵賦曰先置

徒屬職分也自上下下具惟命臣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西京賦曰具惟帝臣鄭玄儀禮注曰命者加爵服

之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禮記曰孟春衣青衣春服已見魏

都賦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穎漢書注曰天子出游車九乘毛詩曰有車麟麟微風生於輕幘纖埃起

於朱輪懣車懣也釋名曰車轅所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盛

以御熱也朱輪見吳都賦

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盛

盛

貌也毛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階爵之次也爾雅曰震懼也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

也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以喻諸侯承命而施敬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

星共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如今導引也魚麗已見東

京賦屬車已見西京賦子虛闔闔洞啓參塗方駟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闔闔門西京

賦曰旁開三門參塗夷庭羽獵賦曰方駕千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尚書曰左右常伯應劭曰漢官儀曰侍中周成

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即陪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舊儀曰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也后妃獻種

種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火而生種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漢書曰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史記曰后稷播植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蒼

頡篇曰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周禮有挈壺氏周禮曰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

鄭玄曰正長也宮中之長也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警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減榮緒

大駕輦簿有大輦華蓋中道玉輦大輦也華蓋已見西京賦衝牙錚鎗綃紈粹縹禮記曰凡帶必

牙鄭玄曰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錚鎗玉聲也錚又耕切鎗义行切鄭玄禮記注曰綃綺屬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紈素也漢書班婕妤

賦曰紛綵紈兮紈素聲綃思樵切紈音丸綃七悻切紈七悻切金根照耀以烟晃兮龍驥騰驤而沛

文

卷七 八 中華書局聚

艾司馬彪續漢書曰漢承秦制御為乘輿金根安車五采表朱玄於文畫轅西京賦曰乃奮翅而騰驥龍驤沛艾已見上文

離坎飛青縞於震允中黃畢以發揮方綵紛其繁會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

色表猶標也周易曰離南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者東方兌正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

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也縞古老切周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鹵簿曰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

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五輅鳴鑾九旗揚旆周禮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

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蛟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

旒析羽為旛瓊鈸入藻雲罕臧榮緒晉書曰雲罕車駕駟載車載闔與鈸音義同也蒼頡篇曰藻聚也楚辭

為旌曰揚雲霓之晻藹鈸音吸晻音烏感切蕭管嘲晰以啾嘈兮鼓鞞磁隱以砰磻蕭管已見上文

楚辭曰鷓鴣嘯晰而悲鳴蒼頡篇曰啾衆聲也嘈已見上文周禮曰鐘師掌鞞鄭玄曰擊鞞以和樂字林曰鞞小鼓也鞞與鞞同步迷切

磁與質音義同火宏切字書曰砰大聲也字指曰磻大聲也砰披萌切磻苦蓋切筍簾疑以軒翥兮洪鍾越

乎區外筍簾軒翥已見西京賦天子震震填填塵塵驚連天以幸乎藉

田震震盛也郭璞爾雅注曰聞聞羣行聲也東觀漢記曰王邑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驚或為霧非也蟬冕類以灼灼

兮碧色肅其千千蟬冕已見魏都賦千千碧兒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

山巖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天子升壇上空無

祭天子耕於壇舉耒三推而已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王逸楚辭注曰撫持也坻場染履洪

縻在手方言曰坻場也蚘蟬犁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音傷說文曰縻牛轡也忙皮反三推而舍庶人

終畝三推已見上文國語號文公曰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昭曰一墾一耜之墾也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王一公

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盡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實也墾扶發切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禮記曰帝藉三公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

裔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鄙邑也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王肅家語注曰裔邊裔也長幼雜還以交集

士女頒斌而咸戾雜還衆多貌也頒斌相雜之貌也爾雅曰戾至也被褐振裾垂髻總髮老

曰被褐而懷玉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褐者粗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被音劫魏志毛玠曰臣垂髻執簡俾

蒼曰髻髦也大聊切毛詩曰總蹻踵側肩倚裳連襜說文曰蹻追也

角之宴毛萇曰總角結髮也躡踵側肩倚裳連襜躡其踵所以為

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國語注曰從後牽曰倚方言曰復襦江湖之閒或謂之簫襦郭

璞方言注曰縻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黃塵為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

雷震黃塵蔽天西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都賦曰紅塵四合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

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躍扑儻康衢已見上文
吾上壽王驪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情欣樂於昏作兮慮盡

力乎樹藝昏作已見西京賦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

頌職事二曰樹藝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說文曰誰何也謂責

問之也字書曰督察也躬先勞以說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周易

五逸楚辭注曰課試也以使民忘其勞史記曰秦繁法嚴刑而天下不振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

有常然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高以下為

基民以食為天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漢書正其末

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言治國之道以商為末而農為本以貨

者調其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

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禮記曰善終者如始尚書大傳曰

入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入政先食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國

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章昭曰九土九州之士尚書

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壹專一也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又曰夫無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言無儲蓄以度荒災

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家有儲積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度也左氏傳王曰余一人閱閱焉如農夫之望歲也

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三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今聖上昧

且不顯夕惕若慄昧曰不顯已見東京賦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爾雅曰慄懼也圖匱於豐防儉於

逸言常節約以戒不虞故圖之者必於豐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曰殷禦儉者在於奢逸也廣雅曰儉少也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曰

刑之恤哉惟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國語魏文公曰三時務農

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

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此亦堯舜之用心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廟祧

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玄曰宗宗人也祝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則諏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諏謀也簠簋

普淖則此之自實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禮曰孝

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左氏傳管仲曰爾貢

故以爲號云淖乃孝好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左氏傳管仲曰爾貢

无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爲酒又曰甸師祭祀共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蒸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魏文公

曰上帝之粢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左氏傳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粟

盛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左氏傳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粟

心所謂馨香無譏願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傳季梁奉

杜預曰栗謹敬也

桑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古人有言曰登成也左氏傳曰致其禋祀於是乎人和而神降之福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孝經曾子曰敢問聖

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昔者

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

或繼周者雖逮我皇晉實光斯道鄭玄毛詩箋曰光明儀刑乎千萬

國愛敬盡於祖考毛詩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毛萇曰孚信也故躬

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經

也孝敬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西京賦曰勸穡於原陸論語孔子

惟邦本本固邦寧何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周易曰盛德此一

役也而二美具焉一役謂籍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左

不亦重乎論語文也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茅茅即上甸師之所供

薄采其芹毛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

也其農三推萬方以祗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耨我公田實及我

私鄭文周禮注曰耨耘籽也奴豆我簋斯盛我簋斯齊禮記曰天子

地山川以爲齊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音資我倉如陵我庾如坻毛詩曰我倉既

曰會孫之庚如坻如京鄭玄念茲在茲永言孝思言念此黍稷在此

念茲在茲毛詩曰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人忠也

博碩肥膾謂人神祇攸歆逸豫無期左氏傳楚子曰能歆神人杜預

力之普存也期無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尚書王曰一人

畋獵鄭文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王制

子虛賦一首善曰漢書曰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

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

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

子遊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烏有

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

爲辭以風諫焉
司馬長卿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
好讀書爲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病卒
郭璞注

文
巽
卷七
十二中華書局聚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

司馬彪曰畋獵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

出畋本或云境內之畋罷子虛過妯烏有先生

張揖曰妯誇也丑亡亞切字當作詭

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

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

事也

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善曰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夢莫諷切

曰可得聞乎子虛

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郭璞曰濱涯也列卒滿澤罟網彌山

郭璞曰彌覆也善曰郭璞曰彌覆也善

掩兔麟鹿射麋脚麟司馬彪曰麟也音去韋昭曰脚謂持其脚也善曰鄭玄

毛詩箋曰掩者覆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

張揖曰海水之屈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播也切生肉播車輪鹽而

食之也善曰播搗也

擲而緣切搗一頓切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郭璞曰伐其功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

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

與寡人乎

郭璞曰與猶如也

僕下車對曰

郭璞曰下車謙也

臣楚國之鄙人也

廣雅曰鄙

也小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

覩也

善曰覽於有無謂或有所見或復無也

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

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

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獨也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

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峯萃郭璞曰隆崇竦起岑峯

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

相摻結而峻絕也善曰孔罷池陂陀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類也屬

陀音駝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其土則丹青赭

聖雌黃白垺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膿也赭赤土也聖白

日碧淮南子注衆色炫耀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其石則赤玉玫瑰琳

瑋張揖曰琳珠也瑋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出美金戶瑋

玊張揖曰玊之次玉者玄厲黑石硬石砭砭張揖曰硬石

璞次玉者硬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砭砭赤地白采葱龍白黑不分郭

玉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

蕙芷白芷也若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葉本善曰茝薛綜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芷若下或有射干非也茝薤蘘蕪諸柘

巴苴張揖曰江蘿香草也蘼蕪斬芷也似蛇床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蘿似水薺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魯曰苴子余切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陲靡案衍壇曼司馬彪曰陲靡邪靡也案衍壇下也壇曼平博也善

曰陲弋爾切衍弋戰切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其高燥則

生葳苢苞荔張揖曰葳馬藍也葳似燕麥也苞麗也荔馬荔也蘇林曰葳苢歷切善曰葳之林切苞音包荔音隸麗皮表切

薛莎青蘋張揖曰薛蘋蒿也莎蒿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善曰蘋音煩其埤濕則生藏蓂蕪

葭郭璞曰藏蓂草名中牛馬薊張揖曰葭蘆也善曰埤音婢蓂音郎東蔭彫胡張揖曰東蔭實可食彫胡菰米也

蓮藕鮪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鮪盧尾魯也菴閭軒于張揖曰菴閭蒿也子可醫疾軒于舊草也

生水中揚州有之善曰菴音淹舊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圖畫也其西則有湧泉清

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抑揚也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應劭曰芙蓉蓮花也其

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也其北則有陰林其樹

榲柎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善曰尸子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榲柎豫章本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

也桂椒木蘭檠離朱楊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檠皮可染者離山梨也郭璞曰朱楊赤莖柳也善曰蓋山

之國東有樹赤皮幹名曰朱木楊柳也檀梨棗栗橘柚芬芳張揖曰檀似梨而甘也棗博棗也善曰說文曰博棗

似柿而小名曰楛而充切蘇林曰楛音郢其上則有鷓鴣孔鸞騰遠

都之鄂然諸說雖殊而木一也今依蘇音其下則有白虎玄豹

射干張揖曰孔雀也鸞鸞鳥也善曰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善曰射干舍切其下則有白虎玄豹

蝮蛇郭璞曰蝮蛇大獸似狸長百尋狸似狸而大狂胡地野夫也似狐而小蝮音萬善曰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

多有玄豹郭璞曰黑豹也於是乎乃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善曰剽

吳都賦楚王乃駕馴駘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駘如馬白身黑尾一角乘

彫玉之輿郭璞曰刻玉以飾車也靡魚須之橈旗張揖曰以魚須為旆柄驅馳

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綴飾旗也善曰孝經援神契建

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鉅者干將所造也善曰雄戟已見吳都賦鉅音巨左為號之

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也右夏服之

勁箭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陽子驂乘嬖阿為御

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嬖阿案節未舒

古之善御者見楚辭嬖音織善曰楚辭曰嬖阿不御焉案節未舒

即陵狡獸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未舒馬足未舒也狡獸狡捷螿蚤

蚤麟距虛張揖曰蚤蚤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善曰說苑孔子

蚤蚤距虛見人將來必負壓以走二獸者非性心愛壓

文 卷七 十一 中華書局聚

也為得甘草而貴之故也軼野馬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海外經陶駘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陶駘郭璞曰

軼車軸頭也魯曰軼轉言車之疾能過野馬及陶駘也乘遺風射游

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呂氏春秋曰遺風之倏張揖曰皆

倩式六切式六切神式刀切雷動焱至星流霆擊郭璞曰弓不虛發中必決

眦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魯洞曾達掖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

前也五口切音五俱切繫音獲若雨獸揜草蔽地衆多若天之

也郭翔容與言自得也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

徵執受詘郭璞曰執疲極也執音劇司馬彪曰徵執遮其殫覩衆物

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於是鄭女曼姬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也曼被阿

緡揄紵緡張揖曰阿細繒也緡細布也揄曳也司馬彪曰緡細繒也

皆衣紵緡緡雜織羅垂霧縠司馬彪曰縠細也張揖曰縠細如霧垂

與錫古字通雜織羅垂霧縠以為裳也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

步襲積蹇縹紵徐委曲鬱橈谿谷張揖曰襲積簡蹇也蹇縮也縹裁

也善曰襲必亦切縛
側救切錯詐白切
粉粉排排揚施戌削郭璞曰粉粉排排皆衣長

袖也戌削裁制貌也善曰
排音非施弋爾切戌音師
蜚緘垂髻司馬彪曰緘
善曰緘與燕尾皆婦人袿衣之

飾也蜚古飛字也
扶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
相隨也善曰猗於綺切翕呶萃蔡張揖

呶衣起張也萃蔡衣聲也
善曰呶火甲切萃音翠
下靡蘭蕙上拂羽蓋善曰垂髻飛緘飄揚

拂羽錯翡翠之威蕤張揖曰錯其羽
蓋蓋錯翡翠之威蕤毛以為首飾也
繆繞玉綏張揖曰楚王車之綏

綏登車所執言手纏絞之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
世所見也若神已見上文於

是乃相與撩於蕙圃獵也力笑切
揜翡翠射駿驥善曰方言曰揜取

奮上也司馬彪曰金隄隄名也善
曰擊音盤姍先安切率先忽切
揜翡翠射駿驥也駿驥已見上文

微矰出蠟繳施善曰矰繳
已見上文
七白鵠連駕鵠善曰言既弋白鵠

玄鶴加善曰雙鶴見上注爾雅曰下落也戰國策更羸曰臣能虛發
而下為淮南子注曰加制也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鶴於青雲

之上戰國策莊辛曰黃鸝不
知射者修矰繳將加己也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郭璞曰浮文鶴張

曰鷁水鳥也畫揚旌棹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也郭璞
其象於船首也畫揚旌棹曰棹船舷樹旌於上善曰棹依郭說棹音曳

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善曰翠
帷羽蓋謂以翠羽飾帷蓋
罔瑋瓊鉤紫貝郭璞曰

質黑文也善曰璵璠 撻金鼓 韋昭曰撻擊也音窻 吹鳴籟 張揖曰籟籟也

人歌 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聲流喝也善曰喝一介

切嘶蘇 水蟲駭波鴻沸 郭璞曰魚龜 涌泉起奔揚會 郭璞曰暴溢激

潑 善曰礪石相擊碾碾礪礪 善曰礪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

息撩者擊靈鼓起烽燧 文穎曰靈鼓六面鼓 車按行騎就隊 應劭曰按按次第

傳注曰隊部也行 纚乎淫淫般乎裔裔 司馬彪曰皆行貌也 於是楚

王乃登雲陽之臺 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 怕乎無為憺乎自持

郭璞曰養神氣也善曰老子曰我獨怕然而未兆說文曰怕無為也

廣雅曰憺怕靜也神女賦曰頰薄怒以自持憺與澹同徒濫切怕與

泊同蒲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

歸鴈鳴鸚香稻鮮魚以為芍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善曰

服氏一說以芍藥為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煮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

法晉氏之說以勺藥為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 不若大王 終日馳騁會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為娛 郭璞曰焯謂割鮮焯輪也

內切 焯焯七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 善曰毛萇詩 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

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郭璞曰言有惠

策秦王謂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誘曰不以千里之道為遠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

與使者出畋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晉灼曰謙

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也善曰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

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善曰風烈已見上文先生謂于

美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威推雲夢以為高郭璞曰以奢言

淫樂而顯侈靡郭璞曰顯明也奢闊也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

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善曰史記樂毅

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彰君惡害私義非楚國之美彰君惡

也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

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文穎曰必見輕

也善曰使者失辭為輕於齊使非其人為累於楚也累力瑞切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

馬彪曰齊東臨大海為渚也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閒魯曰呂

氏春秋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上渚海阻山也聲類曰階或作渚

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掖縣於其上築宮闕也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

萊掖縣獵其上也會

文選卷七 五 中華書局聚

曰睡直 浮渤澥 應劭曰渤澥海 孟諸 文穎曰宋之大邪與肅慎爲

隣 郭璞曰肅慎國名 右以湯谷爲界 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 以爲

之誤也 秋田乎青丘 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 徬徨乎海外 善

外有截 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 曾不蒂芥 善曰蒂芥已 若乃

俶儻瑰瑋異方殊類 郭璞曰俶儻猶非常也 善曰廣 珍怪鳥獸萬端

鱗 善曰高唐賦曰珍怪奇偉不可 充物其中 不可勝記 禹不能名

高不能計 張揖曰禹爲堯司空 辨九州名 山別草木 高爲堯司徒 敷

然在諸侯之位 不敢言游戲之樂 苑囿之大 先生又見客 如淳曰見

故也 善曰言見 是以王辭不復 復答也 何爲無以應哉 賓客禮待

文選卷第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楊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司馬長卿

郭璞注

亡是公所然而笑

魯曰說文曰所笑貌也牛隱切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

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

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

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述其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

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

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杜絕淫放耳善曰小雅曰淫過也

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

曰私與通也

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

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

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晉灼曰卑古貶字也

魯曰鄧析子曰因勢而發譽毛萇詩傳曰祗適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

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

雅曰至于豳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洧水更公衡切

紫淵徑其北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為在北也終始灑澆出入涇渭張揖

涇渭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酆鎬澆澆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

張揖曰酆水出酆縣南山酆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善曰澆即澆水也說文曰澆水出酆縣北入渭澆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黃

子陂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經營其內周旋苑中也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變

態不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灑澆酆鄗澆澆凡八川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曰言更相

切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也善曰楚辭曰馳椒丘兮焉且且止也音昌呂切行乎

洲淤之浦張揖曰淤漫也浦水崖也淤於庶切善曰方言曰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也經乎桂林之中

張揖曰桂林林名也南海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也過乎泱泱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

泱鳥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蘇林曰楊雄方言曰汨逕疾也汨赴隘阨

明切

之口郭璞曰夾岸闌為 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

丁回切埼 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 洶涌彭湃司馬彪曰洶涌跳起也

拜切浦 澤弗宓汨蘇林曰澤音畢宓音密司馬彪曰畢 偃側泌瀦郭

曰泌瀦音筆攬司馬彪曰偃側相迫也 橫流逆折轉騰激洌司馬彪

旋回也孟康曰轉騰相過也 滂濞沆漑司馬彪曰滂濞水聲也沆

冽相激也激匹列切冽音列 滂濞沆漑司馬彪曰滂濞水聲也沆

亨切漑 匹秘切漑胡 穹隆雲橈郭璞曰橈起回密也善曰雲

切章昭曰沆胡郎切 踰波趨滄洳洳下瀨司馬彪曰

膠盤司馬彪曰宛潭展轉也膠盤邪 踰波趨滄洳洳下瀨司馬彪曰

凌前波也趨滄輪於淵也洳司馬彪曰說文曰批

洳水聲也渴於俠切洳音利 批巖衝擁奔揚滯沛司馬彪曰說文曰批

擊也滯沛奔揚之貌也 臨坻注壑澆澗實墜鄧展曰坻水中山也坻

小水聲也實即墜 沈沈隱隱砰磅訇磕善曰沈沈深貌也隱隱盛貌

字也墜直類切 沈沈隱隱砰磅訇磕善曰沈沈深貌也隱隱盛貌

聲也砰普切

沈沈隱隱善曰沈沈深貌也

砰磅訇磕善曰沈沈深貌也

沈沈隱隱善曰沈沈深貌也

砰磅訇磕善曰沈沈深貌也

沈沈隱隱善曰沈沈深貌也

砰磅訇磕善曰沈沈深貌也

沈沈隱隱善曰沈沈深貌也

砰磅訇磕善曰沈沈深貌也

沈沈隱隱善曰沈沈深貌也

砰磅訇磕善曰沈沈深貌也

沈沈隱隱善曰沈沈深貌也

砰磅訇磕善曰沈沈深貌也

沈沈隱隱善曰沈沈深貌也

曰肆放也言水奔放而長歸於淵海也然後灑漾潢漾郭璞曰皆水无涯際貌也灑音少切潢胡廣切漾弋丈

切安翔徐回郭璞曰言運轉也鬻乎瀉瀉郭璞曰水白光貌也東注太湖郭璞曰太湖在吳縣尚

書所謂震澤也衍盜陂池郭璞曰其形狀而出於池江旁小水於是乎蛟龍赤螭

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郭璞曰其形狀而出於池江旁小水於是乎蛟龍赤螭

其形狀未聞鮪音巨鱠音漚鮪鮪郭璞曰鮪魚有文彩鮪似鱧而黑鮪似鱧音巨鱠音漚

乾鮪音托鱗音善鮪音感禹馬鮪郭璞曰禹馬魚皮有手黃地黑文鮪比目魚也似鮪有四足聲如嬰兒

禹音顯鮪音榻郭璞曰禹馬魚皮有手黃地黑文鮪比目魚也似鮪有四足聲如嬰兒

言切掉徒釣切潛處乎深巖郭璞曰隱魚鼈謹聲萬物衆夥郭璞曰

多也明月珠子的矇江靡應劭曰靡邊也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

文曰玳瑁明珠光也蜀石黃磬水玉磊砢張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

水精也磊砢郭璞曰善曰山海經曰常璘磷爛爛采色滌汗郭璞

庭之山其上多水玉磬如充切砢洛可切磷磷爛爛采色滌汗郭璞

玉石符采映耀也藜積乎其中鴻鵠郭璞曰鴻大鴈也郭璞曰鴻鵠

鳩也屬玉似鴨而大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腳高有毛冠煩

地亭阜千里靡不被築服虔曰阜澤也隄上十里一亭郭揜以綠蕙

被以江籬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粃以麩蕪雜以留夷張

曰留夷新夷也善曰王布結縷郭璞曰結縷蔓攢戾莎司馬彪曰戾

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芑與香橐本射干郭璞曰橐本橐也

干香草也射干舍切苾薑蕤荷張揖曰苾薑子薑也葳持若蓀如淳曰葳音

若郭璞曰蓀持關若杜鮮支黃礫司馬彪曰鮮支支子蔣苧青蘋

菰也苧三稜也布濩閔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善曰

靡廣衍善曰離靡離而邪靡不絕之貌也孟康應風披靡吐芳揚烈

善曰烈酷烈香氣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昏蠻布寫晻

菱必菲司馬彪曰昏蠻布也於是在乎周覽泛觀續紛軋芴孟康

獨香氣奄藹也醴與醴音於是乎周覽泛觀續紛軋芴孟康

紛衆盛也軋芴緻密芒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亂視之無端察之無涯

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其

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張揖曰其苑南陽煖則盛冬十月草木生長也郭璞曰躍波言不來也善曰孫卿子

曰松柏經隆冬而不彫其獸則獮旄獮犛沈牛麀麀郭璞曰獮似牛領有肉堆也音容張揖曰旄旄牛也

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獮白豹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塵似鹿而大善曰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

也赤首圓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者也其北則盛夏

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司馬彪曰揭舉衣也善曰尸子曰寒凝冰裂地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駝

橐駝郭璞曰橐似麟而無角角端似豹角在鼻上中作弓韋昭曰背上有肉似橐故曰橐駝也蛩蛩驪駃騠驪

羸郭璞曰驪駃騠類也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驪音顛駃音奚駃音玦駃音提驪羸同於是乎離宮別館彌

山跨谷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司馬彪曰廊廡上級下

閣閣道閣閣道也華榱璧璫輦道纏屬章昭曰裁金為璧以當榱頭也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曰纏屬連屬也張

揖曰纏力尔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善曰步欄步廊也周流周徧流行也楚辭曰曲屋步欄郭璞曰中途

樓閣間陞道司馬彪樓閣間陞道司馬彪曰中宿乃至其上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如淳曰峻山也張揖曰平

成之故曰增成之故曰增巖窾洞房郭璞曰言於巖窾底為室潛頰杳眇而無見

仰泝療而捫天善曰聲類曰類古文俯字說文曰頰低頭也楚辭曰遂修忽而捫天晉灼曰泝古攀字也捫摸也療音老

門音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善曰奔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

楯欄檻也司馬彪曰軒善曰宛虹屈曲之虹也應劭曰

楯下版也更工衡切 青龍蚺蟻於東箱郭璞曰蚺蟻龍行貌也善

前堂也蚺一糾善曰宛蟻動貌象輿婉俾於西清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西清

也俾音善靈囿燕於閒館張揖曰靈囿衆仙之號也楚辭

南榮郭璞曰偃佺仙人也暴謂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郭璞

泉瑞水也善曰言醴泉於室中李奇曰振整也以石整頓

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 盤石振崖池水之涯也振之刃切

欽巖倚傾郭璞曰欽巖敬貌也嵯峨嶻嶭刻削崢嶸郭璞曰言自然

彪曰崢嶸深貌也善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善曰並已璿玉旁唐玢函

文鱗郭璞曰旁唐言磬磻也玢函文理貌也音赤瑕駁瑩雜沓其間

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見上文晁采琬琰和氏出焉司馬彪曰晁

厠崖石中駁瑩采點也犖洛角切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

晁古朝字尚書曰於是乎盧橘夏熟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曰此

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棗亦橘

奇不係於一也盧黑也黃甘橙棗之類也音湊張揖曰棗小橘也出

武陵善曰說文 枇杷檠柿亭奈厚朴張揖曰枇杷似解樹長葉子如

曰橙橘屬也 杏亭山梨也厚朴藥名也郭璞

曰然燃支木也音煙朴步角切樛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櫻桃蒲陶曰

櫻桃蒲陶隱夫莫棟張揖曰隱夫未詳莫山李也郭璞曰荅逖離支

張揖曰荅逖似李出蜀音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刺羅乎後宮列

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逖音沓離力智切

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司馬彪曰馳揚翠葉抗紫莖張揖曰抗發紅

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郭璞曰言其光采沙棠櫟櫛張揖曰

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華楓

枰櫪張揖曰華皮可以為索楓攝也脂可以為香郭留落胥邪仁頻

并閭郭璞曰留未詳落櫪也中作器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索孟康曰

都賦櫪音鑊櫪檀木蘭孟康曰櫪檀檀豫章女貞張揖曰女貞長千

仞大連抱司馬彪曰仞夸條直暢實葉稜楸郭璞曰夸張布也司馬攢

立叢倚連卷櫪俛司馬彪曰櫪俛支重累也倚於綺切卷區專崔錯

發郭璞曰崔錯交雜發鬣潘辰也坑衡問郭璞曰坑衡徑直貌庚切問鳥可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善曰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呂氏春

揖曰幡纒飛揚郭璞曰紛溶箭蓼猗猗從風揖曰猗猗猶阿那也容音容箭

音蕭參音森倚憶藟苙嶙嶙司馬彪曰衆聲貌也藟音藟蓋象金石

之聲管籥之音善曰金石管已見上傑池芘虬旋還乎後宮張揖曰

差也芘厲不齊也如淳曰芘音此雜襲彙韓郭璞曰相重被也善曰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援素雌蛙獲飛

蠓張揖曰雌似母猴仰鼻而長尾獲似獼猴而大飛蠓鼠也其狀如

生雌音遺蠓音誅善曰玄援言援之雄者蛭蝟司馬彪曰山海

玄色也素雌援之雌者素色也獲音獲蛭蝟經曰不咸之山

飛蛭四翼蝟蟬也獲獲獼猴也郭璞曰猓胡穀蛭張揖曰猓胡似獼

後黑郭璞曰穀似鼯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棲息乎其間長嘯哀

鳴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天嶠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獼猴在樹

申也善曰坤蒼曰格木長貌也說文隄絕梁騰殊榛郭璞曰梁石絕

日杪末也廣雅曰顛末也嬌音嬌隄絕梁騰殊榛郭璞曰梁石絕

隄異枿也善曰隄字與踰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掉

同榛仕人切枿五曷切捷垂條掉希間往著稀疏無支之閒也郭

璞曰掉懸擿牢落陸離郭璞曰羣奔走也善曰牢落猶爛漫遠遷

也託鈞切郭璞曰羣奔走也善曰牢落猶爛漫遠遷

走貌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善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郭璞曰：

皆離宮別館，出入所幸也。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郭璞曰：言在也。於是乎背秋

涉冬，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乘，鏤象六玉。蚪，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

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鏤，勒有似蚪龍也。無角曰蚪也。郭璞曰：韓子

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魯曰：此依古成文而假言之，非謂似也。今依

郭拖蜺旌靡雲旗。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

言也。高唐賦曰：蜺為旌雲旗，已見東京賦。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

車前賦頌為偶辭耳。善曰：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孫叔奉轡

之後，此為前後相對為偶辭耳。非謂道游在乘輿之後。孫叔奉轡

衛公參乘。李善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扈從橫行出

乎四校之中。晉灼曰：扈，大也。張揖曰：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文

簿縱獵者。張揖曰：擊嚴鼓也。簿，鹵簿也。河江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

遮禽獸為櫓。車騎奮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別追。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

野也。善曰：韓子曰：雲布風動。周易曰：雲行雨施也。生貔豹搏豺狼。韋昭曰：生謂生取之也。郭

璞曰：貔，執夷虎屬。音毗。

手熊羆足壘羊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蒙騶蘇孟

謂蒙覆而取之騶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騶音曷縉白虎郭

曰縉謂絳絡之被班文善曰班文虎豹之皮也司馬彪跨壘馬善曰

也善曰縉音縉

騎之凌三巘之危善曰漢書音義曰陵上也郭下磧歷之坻張揖曰

平也坻音下阪徑峻赴險越壑厲水郭璞曰厲以衣渡水椎蜚廉弄獬豸郭璞曰

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格蝦蛤

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今可得而弄也獬音蟹豸文介切格蝦蛤

鋌猛氏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

市延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蝦音選蛤音閣善曰說文曰鋌小矛也

切左氏傳申包胥曰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

吳為封豕長蛇善曰脰音豆史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善

記陷苦念切高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善曰部曲已見上文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

也善曰侵淫漸進之貌儵復遠去郭璞曰儵忽長逝也善曰曹流離輕禽蹴履

狡獸張揖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驪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兔

耳捷

音接 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音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

物奇也 彎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牽也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引弓盡

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與繁射游巢檠蜚遽張揖曰

古字通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射游巢檠蜚遽張揖曰

也故射之檠稍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羊也善

曰高誘淮南子注梟羊山精也似遽類高說是也梟工聊切遽音鉅

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也弦矢分藝殪仆文

曰所射準的為藝壹發死為殪善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游

鳥託乘凌驚風歷駭姦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璞老子經注曰虛

氣之高故能出飛鳥躡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

之上而與神俱者也躡玄鶴亂昆雞張揖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道孔鸞促鵝鵝郭璞曰道促皆迫拂翳為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

梢鳳凰捷鵝鵝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善曰方言曰

也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司馬彪曰消搖道

子云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北方之率乎直指郭璞曰率徑馳去也暍乎反鄉郭

疾歸貌蹶石闕歷封巒過鳩鵲望露寒郭璞曰歷蹶也音厥張揖曰

陽甘泉宮

外鵝音支下棠梨息宜春

張揖曰棠梨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宮名在渭南杜縣東西馳

宣曲

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

濯鵠牛首

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鄧通以濯缸爲黃頭

郎音義

曰善濯缸於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韋昭曰權今棹也並直孝切

登龍臺

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也掩

細柳

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善曰方言曰掩者息也

觀士大夫之勤略

司馬彪曰略巡行也均獵者

之所得獲

郭璞曰平其多少也

徒車之所轡

郭璞曰徒步也轡也善曰轡女展切

步騎之所

蹂若人臣之所蹈籍

善曰廣倉曰若蹈足貌

與其窮極倦

飢驚憚擊伏窮極倦

飢疲憚者

也驚憚擊伏怖不動貌

不被創刃而死者

他他籍籍曰言

交橫也他

填阡滿谷掩平彌澤

善曰廣雅曰大野曰平

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

乎顛天之臺

張揖曰臺高上干顛天也

張樂乎膠葛之寓

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鍾十二萬斤也

立萬石之虞

張揖曰虞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鍾旁

建翠華之旗樹靈

蠶之鼓

張揖曰以翠羽爲葆也以蠶皮爲鼓也郭璞曰華葆也

奏陶唐氏之舞

如淳曰舞咸池也善曰尚書曰

惟彼陶唐孔安國

聽葛天氏之歌

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一曰陶唐堯氏也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

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

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見

呂氏春秋審曰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入闕一曰載民三曰
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闕爲曲以民爲氏以遂爲育以建爲徹

皆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郭璞曰波巴渝宋

蔡淮南干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獠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初高

曰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蔡人謳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

員三人淮南鼓員四人干遮曲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

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顛與滇同也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張揖曰族聚也郭璞

闐鞀洞心駭耳書曰鞀鼓聲闐與鞀鞀鞀古字通闐託郎切鞀音

榻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皆淫哇也善曰禮記韶濩武象之樂曰韶

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

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爲三象樂陰淫

案衍之音郭璞曰流巧曲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

也張揖曰楚歌曲也文穎曰衝激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

旣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也其樂促迅哀切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善曰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靡曼美色張揖曰

曼澤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是若夫青琴宓妃之徒伏儼曰青琴

靡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

古神女也如

八中華書局聚

淳曰宓姬伏羲氏女溺死洛遂爲洛水之神絕殊離俗郭璞曰離俗無雙也妖冶嫺都善曰字書曰妖巧也說文

曰嫺雅也或作閑靚粧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刻畫鬢髮也便嬛輕利也綽

約婉約也善曰莊子曰綽約若處子嬛音翹靚音淨柔橈嫚嫚郭璞曰柔橈嫚嫚皆

纖弱弱顏也善曰坤蒼曰嫚媚悅也纖弱謂容體纖細柔弱也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物小謂之纖橈女教切優於圓切嫚音武纖卽纖字

曳獨繭之綸綖眇閻易以卹削張揖曰綸襜褕也綖袖也郭璞曰獨繭一繭之絲也閻易衣長大貌也卹

創言如刻畫作之也善曰綸音踰綖音曳易弋示切便姍嬖屑與俗殊服郭璞曰便步千切姍音

先嬖步結切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樂郭璞曰香氣盛也漚一候切又曰鮮

明貌也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燁燁又曰燁目宜笑娥眉曼睩音樂長眉連娟微睇繚繞郭璞曰連

也繚繞遠視貌善曰娟一色授魂與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我

於是酒中樂酣郭璞曰中半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馬彪曰亡喪也曰

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善曰言聽政既有餘暇無事而虛棄時日也閑音閑

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啓蟄不殺則順天道也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苑囿

也郭璞曰言中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

將來也善曰爲于僞切孟子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

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曰稅于農

墾闢悉爲農郊以瞻萌隸郊章昭曰萌民也司馬彪曰隸小臣也善

曰爾雅曰命告也蒼頡篇曰墾耕也小雅曰瞻足也墮墮墮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郭璞曰芟者往也

雉免者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司馬彪曰養魚鰲滿陂池而

聚人衆其中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

也仞滿也發倉廩以振貧而補不足也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

與發補不足趙岐曰興惠政也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

也改制度郭璞曰變易服色郭璞曰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與天

下爲更始郭璞曰新其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算也善曰周易曰

心曰齋防患曰戒襲朝服乘法駕司馬彪曰襲服也法駕六馬也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

楚辭曰鳴玉游于六藝之囿馳騫乎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

於藝塗道也善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射射狸首兼騶虞射

郭璞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爲射節也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楮

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爲射節也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楮

曰言古者舞玄鶴以爲瑞令弋取之而舞干戚也尚書大傳曰載雲

舜樂歌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公羊傳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

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畢之車掩捕也詩小雅之材

罕以獵獸今載之於悲伐檀者不遇明王也樂樂胥魯曰毛詩曰

車而捕羣雅之士也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君子樂胥受

天之祐言王者樂得材智之人使郭璞曰禮所以整

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先呂切郭璞曰禮所以整

翔乎書圃郭璞曰尚書所以疏述易道郭璞曰脩繁放怪獸張揖曰

怪之獸登明堂坐清廟郭璞曰明堂者所以朝諸侯處清廟太廟也

不復獵中央室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於斯之時天

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嶽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嶽猶刑錯而

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善曰包咸論語注曰錯置也若此

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

郭璞曰精銳也抗損也音託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

國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善曰鄭玄毛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

者不絲也郭璞曰絲道也音由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

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善曰蒼頡篇曰墾耕

也辟除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

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愀然變色貌也材誘切善逡巡避席曰

公羊傳曰逡巡北面再拜廣雅曰逡巡卻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曰

廣雅曰鄙小也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并序

楊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

曰堯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宮館臺榭沼池苑囿

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善曰財與纒同手莫

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善曰財與纒同手莫

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善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

餘布男有餘粟善曰孟子曰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孝經援神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孝經援神契曰甘露一名膏露應劭曰爾雅曰廟中路

謂之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善曰禮記

唐也善曰禮記曰爾雅曰廟中路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漢書注曰神雀大如雞斑文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

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也善曰春秋曰湯見網置四面湯拔其三面也

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

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曰有之若是其大乎答曰民

猶以為小也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答曰文王之

囿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王之囿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

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孫卿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武帝廣開

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善曰昆吾地各上有亭善曰宜春已見

樊川善曰秦記曰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善曰漢書曰盤屋有長

黃山濱渭而東善曰漢書曰槐里有黃山之宮濱渭也言循渭水之

周袤數百里善曰說文曰穿昆明池象滇河善曰西南夷有昆明國

以象之以營建章鳳闕神明駮娑善曰孟康曰駮娑殿名也善曰鄭玄毛

臺名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善曰漢書曰建章其北

餘丈名曰泰液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海中山名法効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

割其三垂以贍齊民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

郡故謂之割漢書杜鄴上書曰三垂蠻夷又雄

上書曰北狄中國之堅敵三垂比之懸矣爾雅曰邊垂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

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善曰說文曰儲侍待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

往來營謂造作也即賦云禦自善曰毛萇詩傳曰非尚泰奢麗誇詡善曰毛萇詩傳曰非

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善曰三驅已見西都賦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

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

勿脩而已當以泉臺為折善曰七略曰羽獵中也章昭曰制或為折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七略曰羽獵

見上校獵已其辭曰永始三年十二月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為或人之意言古之樸素而

帝王彌加文飾而不合合禮者咸稱義農是則豈或謂後代禮哉故論者荅之於下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

貫善曰論者雄自謂也言帝王文質各並時而得宜何必同條而共

貫乎言必不然也尚書大傳曰否不也漢書武帝制曰帝王之道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

豈不同條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善曰管子曰古之封太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孰知其是非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曰言創業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故五帝三王誰

知其是非乎但文質不同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

地乎侔皆貴正與天乎比崇善曰玄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黑也

其堂尚玄莊子曰夫道顛顛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齊桓曾不足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使扶輿楚巖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善曰史記曰齊

公子小白立是爲桓公又曰楚穆王卒子莊王伋立春秋感精記曰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夾轂魯衛驂乘鄭氏曰阨僻陋小也玉逸楚

辭注曰嶠舉也嶠音矯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闕善曰寥廓高遠也韋建昭曰登高也闕大也

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黑故

曰玄冬隆烈陰氣盛萬物權輿於丙徂落於外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大帝將

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康曰西北爲不周風謂冬時

也以奉終始顛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顛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迺詔虞人典澤東

延昆鄰西馳閭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又曰延及也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善曰閭闔已見上文

儲積共侍戍卒夾道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侍具斬叢棘事也漢書曰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也

夷野草善曰杜預左氏禦自汧渭經營鄠鎬傳曰孔安國尚書章皇傳注曰夷殺也

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善曰章皇猶彷彿也周流周匝流行也出

張晏曰日出扶桑入爾迺虎路三巖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

湯谷應劭曰沓合也晉灼曰路音落落疊也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善曰三巖已見上文外則正南極

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極鴻濛沆茫揭以

崇山韋昭曰鴻濛沆茫水草廣大貌也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揭猶表也鴻胡孔切濛莫孔切沆胡朗切茫音莽揭音竭也營

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服虔曰白楊觀

名也善曰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鏐邪而羅者以萬計

善曰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賁育夏育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鏐邪大戟也鏐音莫邪弋奢切其餘荷

垂天之畢張竟墜之罟善曰言畢之大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

旗善曰朱竿太常之竿也周禮日月為太常王建太常穆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辭曰攬彗星

以為青雲為紛紅蜺為纒屬之乎崑崙之虛韋昭曰紛旗旒也纒旗

傳注曰屬連也爾雅曰河出崑崙虛纒下犬切屬之欲切虛音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善

天星之羅言光明也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善曰淫淫與與皆行貌也欃槍為闡明

濤水之波言廣大也

月為候孟康曰闔戰闔自障蔽如城門外女熒惑司命天弧發射

日熒惑法使司命不祥天弧虛上二星善曰樂緯稽耀嘉曰熒惑主命禮記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

鮮扁陸離駢衍佻路服虔曰鮮扁戰闔軍陣貌也駢衍軍壘駢衍也音灼曰佻滿也善曰扁音篇佻類一切

車輕武鴻銅縑獵音灼曰獵疾貌也音揮善曰廣雅曰武健也鴻銅相連貌也縑獵相次貌也鴻胡弄切銅徒弄切縑

捷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負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軫或為冥羽騎營營分殊事

章昭曰騎負羽也蘇林曰明也善曰殷音隱

明白分別各殊毛萇詩傳曰營營往來貌

淳曰輻輳連屬貌也如善曰陽朝陽淳曰輻音雷輳音盧

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善曰陽朝陽

也善曰黃帝駕

輿善曰杜業奏事曰較車駕白虎四

象車異方並較蚩尤居前楚辭曰選衆以並較漢書音義曰蒙公蒙恬也如淳曰蒙公髦頭也音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

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旂章昭曰歷于

也烈缺閃隙也火電照也善曰言威德之盛役使萃從沆溶淋離廓百神故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而為衛也閃失染切萃從沆溶淋離廓

落戲八鎮而開關

應劭曰四方四隅為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善曰埤蒼曰從走貌也沈溶

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沈溶淫壽儂

先勇切沈以永切溶音容戲音麾飛廉雲師吸噉瀟率鱗羅布烈

攢以龍翰

善曰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玉逸曰飛廉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埤蒼曰噉喘息聲也瀟率吸

鼻之貌鱗羅若鱗之羅也攢以龍翰若龍翰之聚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之長大者噉音利切瀟音蕭

啾啾踳踳入

西園切神光

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啾啾衆聲也啾或為秋踳踳行貌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張晏曰切近也神光宮名也

望平樂徑竹林

張揖曰平樂館名晉灼曰在上林中也蹂蕙圃踐蘭唐善曰蕙圃已見子虛賦服虔曰

蘭唐蘭生唐中也

舉烽烈火轡者施技

善曰轡者執轡之人也方馳千駟狡騎萬帥

曰狡捷之騎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併也

虓虎之陳從橫膠鞮焱拉雷厲驥駢駘服

曰虓音哮鄧展曰拉音獵善曰毛詩曰駘如虓虎拉風聲也哮火交切鞮音葛驥正人切駢音萌切駘力莖切洶洶旭旭天

動地岷

善曰洶洶海旭旭鼓動之聲也韋昭曰岷動貌也海旭勇切岷五合切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

善曰羨若夫壯士

怳慨殊鄉別趣

善曰鄉音向毛萇詩傳曰趣趨也東西南北騁耆

奔欲

善曰言各隨其耆欲而奔騁也耆音嗜

批蒼狶跋犀犛蹶浮麋

韋昭曰跋蹶也應劭曰蹶頓也善曰

廣雅曰批引也音他浮麋過麋也跋步末切蹶居月切

斲巨挺搏玄猿

韋昭曰斲斬也側略切服虔曰巨挺獸名也善

曰廣雅曰搏擊也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木也善曰距古距字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卷音

拳蹕夭矯娒澗間張晏曰蹕夭矯之枝也善曰蹕蹕也丑孝切莫莫紛紛山谷為之

風森林叢為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風塵之貌也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

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曰蹶蹶也掌以掌擊之也爾雅曰茨蒺藜獵蒙龍麟輕飛善曰蒙龍已見上文輕飛輕獸

飛禽也履般首帶脩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虎之頭也善曰履也謂踐履之也淮南子曰吳為封豕長蛇鉤赤豹

擗象犀韋昭曰擗扼也善曰擗古牽字趾巒阮超唐陂如淳曰趾超踰也音義曰車

騎雲會登降闍藹善曰闍藹衆盛貌闍烏感切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張晏曰旒幡綴旌也善曰

綴亦旒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煥張揖曰以赤氣為幡綴以白氣也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如淳曰還

音旋言山為之回旋也善曰宋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服虔曰儲與相羊貌

也浦水涯也善曰淮南子曰陰陽儲與聊浪放蕩也與音餘浦音普浪音琅於是天清日晏善曰許慎淮

無雲之處也逢蒙列眚羿氏控弦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傳逢蒙說文曰匈奴

名引弓皇車幽輻光純天地服虔曰皇車君車也李奇曰純緣繞也善曰幽輻車聲也方言曰純文也輻一

之允切望舒彌轡服虔曰望舒月御也如淳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馳善曰彌轡按行貌也彌與弭古字通彌莫爾切

翼乎徐至於上蘭

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

移圍徒陣浸淫楚部

善曰部軍之部伍也毛萇

詩傳曰蹇促也蹇

曲隊堅重各按行伍

善曰隊徒內胡郎切壁壘天旋神扶

電擊

善曰言威之盛也

逢之則碎近之則破

善曰六韜太公曰當鳥

不及飛獸不得過

善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

軍驚師駭刮野掃地殺獲皆

盡野地似乎掃刮也宋衷春秋緯注曰驚動也廣雅曰駭起也刮古滑切掃先早切

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善曰罕罕也聿皇輕疾貌

蹈飛豹羈樂陽

善曰樂陽即佛佛也追天寶出一方

應劭曰天寶陳寶也

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

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闕然後得其雌雄也善曰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攢弗述攢弗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攢弗述逐二童子化爲雉

雄止陳倉化爲石雌如

沈沈溶溶遙噓乎絃中

楚止南陽也攢浮謂切

極皆遙張噓吐舌於絃網

三軍茫然窮兇闕與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淳曰窮音穹尤者懈怠也晉灼曰闕與容貌也如晉之意言三軍茫然懈

憊容貌闕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說

也芒莫郎切尤音淫闕於庶切與音豫

抵觸章昭曰直音但魯曰古但字繼與趾同熊羆之挈獲虎豹之凌

據章昭曰挈獲惶遽也魯曰說文曰凌越也據窘也徒角槍題注蹙竦警怖魂亡魄觸輻關

脰晉灼曰徒但也服虔曰獸以角觸地也善曰蹙與蹙同爾雅曰竦

子育切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察必踐履而獲之也韓子曰新砥礪殺

矢數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者也創淫輪夷上累陵聚張晏曰淫過也夷平

流與車輪平也音義曰創血流平於車於是禽殫中衰竹仲切相與

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晉灼曰靖冥深閑之館也灌以岐梁溢以

江河晉灼曰梁梁山善曰尚書曰治梁及東瞰目盡西暢無崖善曰

盡目而望也隨珠和氏焯燦其陂善曰焯古灼字燦式藥切玉石簪峯眩耀青熒

無崖廣遠也善曰玉石玉之與石也李彤單行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

善曰玉石玉之與石也李彤單行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

日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

榮也王睢關關鵲鵲嚶嚶羣娛乎其中噍噍昆鳴善曰毛詩曰關關

王睢也又曰鳥鳴嚶嚶噍與鳥飛上

下翅翼之聲 若雷霆也 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凌堅冰犯

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善曰嚴言可畏也巖岸側峻巖之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注曰索

求也巖口銜切踏獼獼據龜鼈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獼似狐青色居水法中食魚服虔曰音寶善曰廣雅曰據引也

靈螭鄭玄曰法音法章昭曰法捧也服虔曰螭螭螭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吳

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 乘巨鱗騎京魚善曰京魚大魚也字或為鯨鯨亦大

道也言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 魚浮彭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善曰有虞謂舜也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

之珠胎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明月珠蚌子珠為蚌所懷故曰胎椎直追切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

與彭胥鄭玄曰彭咸也晉灼曰胥伍子胥也皆水汲也善曰楚辭曰願依彭咸之遺制王逸曰殷賢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妃已見

見吳都賦上子胥已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章昭曰俄邛也邛有蕃曰軒冕大冠也善曰管

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章貴賤雜衣裳言衣裳殊色也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蠻

智如神善曰蠻智疾也蠻與響同智與忽同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善曰南鄰

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禮曰職方

掌九貉鄭司農曰北方曰貉犍為舍人爾雅注曰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毛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抗手舉手而

拜者也。貉前入圍口後陳廬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羣公常伯陽朱墨翟之徒。

善曰：常伯待中也。已見籍田賦。陽朱黑翟取古賢以爲喻。喟然並稱。

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樂錄

圖曰：成康之隆。妖孽滅也。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善曰：東嶽泰山也。梁

梁父也。已見上文。上猶謙讓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

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服虔曰：受福流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發黃龍之穴。窺鳳

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善曰：言以雲夢孟諸爲奢侈而非之。

也。雲夢楚藪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藪澤也。又曰：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以田孟諸也。非章

華是靈臺。善曰：言以楚章華爲非。而以周之靈臺爲是。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

善曰：言罕往也。土事不飾。木功不彫。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丞民乎農桑。勸之以

弗怠。善曰：聲類曰：丞亦拯字。也。說文曰：拯上舉也。儕男女使莫違。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儕等也。莫違謂以時爲

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男女多違儕士階切。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

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善曰：虞與娛古字通。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

之有亡

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圖冀以齊其聖德觀其有無而加恩施

放雉兔收置罟麋鹿芻蕘與

百姓共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芻蕘薪采者也

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

世之規

善曰同暢通也

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

徒

善曰祇敬也雍和也

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

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善曰麗光華也鄭玄禮記注曰靡奢侈也

文選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 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 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敘作賦之明年漢書

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
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

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

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

說文曰誇誕也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

漢書曰武帝以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曰

褒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張羅罔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

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尾長四五尺郭

璞爾雅曰獲似獾狢豹形如虎而圓文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

鄭玄曰鳥罟曰羅狢又切獲九縛切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

格猛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

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

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

子墨為客卿以風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又翰之多若林也詩大

義也胡廣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其辭曰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以風刺上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

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顏師古曰動不爲身言憂百姓也山

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千仞廣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椽截薛

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置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截薛即今謂差義也善曰說文曰弋槩

也又曰紆誦也椽音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

獲胡漢書音義曰蹕聚也顏師古曰蹕足蹕也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錫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蹕音萃方言曰蹕蹕蹕

也也盜熊羆拖豪豬善曰盜拖已見西都賦木擁槍纍以爲儲胥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

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纍力委切此天下之窮覽

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廬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

曰廬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爲皆有所圖今則百姓恐不姓甚勞而無所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

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也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

玄默已見魏都賦澹泊與愴怕同已見子虛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曰露數搖動以罷車

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昧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楊故

文

言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之茲耶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

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僕嘗

倦談不能一二其詳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善

廣雅曰都凡也顏豎曰凡大指也善曰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

其土竄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

人害窳窳類狸虎爪食人服庖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

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窳烏黠切窳

音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善曰如麋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麋鱉也毛詩曰羣黎

百姓爾雅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服虔曰隨

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

苞曰命者天之令維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

順斗機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上善曰橫鉅海漂昆侖

曰北辰一名天關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關善曰橫鉅海漂昆侖

橫度大海也漂搖善曰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擗邑下將降旗顏豎曰擗

蕩之也匹昭切善曰蒼頡篇曰擗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善曰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

注曰擗之言度也字林曰擗山極切善曰頭蓬不及餐善曰亂如蓬也善曰鞮整生蟣蝨介胃被霑汗善曰

曰輶蓋首鎧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蝨鄭玄禮記注曰介被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蓋也輶蓋即兜蓋也輶丁奚切蓋音牟

幾居綺切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銳

于曰分於道謂之命王肅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銳

屈字也賈逵國規億載恢帝業善曰杜預左氏七年之間而天下密

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

於至寧善曰隨風乘流言順躬服節儉緋衣不弊革鞞不穿善曰言

弊不更為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緋之衣履

革鳥六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為服虔曰鞞鳥也音杏大廈不居

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十事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璣善曰廣雅

也字書曰疏遠也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惡

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善曰廣雅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

衛幼眇之聲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邪聲也禮記曰鄭

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章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

衡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服虔曰熏鬻堯時匈奴也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睚眦皆閩越相亂又猜忌不和貌善曰漢

書曰立無諸為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他孫胡為南越王閩越王即與兵擊南越邊邑遐眠為之不安中國

蒙被其難章昭曰眠音萌萌人也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迺命驃衛應劭曰驃驃騎霍去病也衛衛青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

凡七出擊匈奴汾沄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沄沸渭眾盛貌也汾音紛沄音雲森騰波流機駭譙

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騰機駭譙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轅轍破

穹廬應劭曰轅轍匈奴車也音義曰穹廬旃帳也服虔曰轅轍輻百二十步兵車或可寢處善曰轅扶云切輻於云切腦沙幕

髓余吾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在朔方北鄭氏曰折

其骨使髓膏水也通俗文曰骨中脂曰髓古髓字遂躡乎王庭孟康曰匈奴王庭善曰

駝燒煨蠶張晏曰煨蠶乾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張揖曰煨蠶山各煨音覓蠶來戈切分勢單于磔裂

屬國章昭曰勢割也音如黎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

于然也廣雅曰磔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

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拔莽削石以通道蹂屍與厮係

累老弱

服虔曰蹂尸踐尸也顏師古曰死則蹂踐其尸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斯輪踐其斯徒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

吮鉞瘡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瘡者馬脊創瘡

處善曰如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鉞所中皆為創瘡於馬脊孟氏以為耆被金鏃過傷者甚眾也服虔曰耆鬣傷者或矛積內未出其瘡如

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鬣若鬣焉孔安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吮辭充切

皆稽顙樹領扶服

蛾伏

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領樹上向也韋昭曰領音蛤善曰說文曰匍匐手行也扶服與匍匐音義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

蟻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十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

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

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

威之盛如天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

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

天子為興師往討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

靡節西征羌焚東馳

書音義曰節所杖是以前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善曰絕遠也

自上仁所

不化茂德所不綏

善曰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珍

舉足也音矯

使海內澹然

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濫切

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善曰史記

士蔦曰邊城少寇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今朝廷純仁導道顯義并包書林

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得

其英華王者得其根

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難蜀父老曰羣生霑濡矣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威而

不虧

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服虔曰肆弃也

顏監云肆放也不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

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與竦戎

善曰言時

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穀皆熟為有年方言曰西秦之閒相勸曰聳竦與聳古字通

振師五柞習馬長楊

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整屋有五柞宮也柞音作簡力狡獸校武票禽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

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日三十六國鳥弋最在西西域傳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

西厭月蟄東

震日域

服虔曰蟄音窟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

又恐後

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

顏監曰禦上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

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日陵爾雅曰禦禁也是以

車不安軻日未靡旗從者彷彿駝屬而還

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釋而

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朝支輪木曰未靡旃言曰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爲委朝如振切彷彿或作勢鬚執古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委字也屬之欲切也爾雅曰烈業也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已使農

不輟耰工不下機章昭曰耰所以覆種音憂顏監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耒推塊曰耰善曰工女功也漢書鄼食其曰

農夫釋耒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也出凱弟行簡易

工女下機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矜劬勞休力

役善曰毛萇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子于征見百年存孤弱禮記劬勞于野孫卿子曰罕與力役無奪農時

曰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存恤孤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問也春秋說題辭曰存恤幼孤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

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康曰碣磬之儀刻猛獸爲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

有柄寶至搖之以奏樂碣一轄切磬音轄鞀徒刀切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章昭曰拈也鳴

爲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酌允樂肴樂胥也樂美也言

八角也拈居點切球音求掉徒釣切酌允樂肴樂胥也樂美也言

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爲肴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曰君子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

神人之福祐善曰毛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又歌投頌吹合雅虔

曰聲之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體第君子神所勞矣方將俟元符

相投也元符大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善曰難蜀父老曰增泰山之封

加梁甫之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五帝三王延光至今不絕

也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黎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

衆庶盛欲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類以爲杭不黏

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杭稻粟栗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蹴路馬芻說文曰蕘草薪也手蕘詩傳曰詡大也且盲者

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孟子曰離

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越音極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

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會辭之舒也

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躄猶法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

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煤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賢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

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味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忘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樂羽翮之類或羣或飛歛聚恣性也善曰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

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

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

聿述也述序羽族之

中采飭英麗莫過翬也翬雉也伊洛以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屬

翬英者雄果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翬見爾雅屬

耿介之專心兮麥雄豔之姤姿

屬嚴整也耿介專一也麥豐也姤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

奮揚其雄豔之貌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麥赤氏切姤苦瓜切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

巡丘陵以

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

巡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閑士高且大者

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鶴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同

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

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春爲青陽夏爲朱

明楚辭曰青春受謝五逸曰謝去也

靡木不滋無草不茂

草木具榮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械

以改舊

蔚然初生之莖曜其新暉械然陳宿之柯變其舊色言新舊咸茂也械彫柯貌也所隔切

天泱泱以垂雲

泉涓涓而吐溜

涓涓清澗之色泱音英涓古玄切善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萸曰英英白雲貌泱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

銘曰涓涓不壅終為
江河溜水流貌也
麥漸漸以擢芒雉鷩鷩而朝鵠漸漸含秀之貌也微予曰麥秀

漸漸鷩鷩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鵠尚求其雌雉不得言鵠顏延年
以潘為誤用也案詩有鷩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鵠則云求雌今云

鷩鷩朝鵠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以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
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鷩以少切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

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箱方而密籠圓而
疎盛媒器籠形者養鳥宜圓也箱密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辰

景之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翬雉之奮逸思聘藝之肆志顧視箱籠
詳察驍媒恣睢揭驕意願得也楚辭揭驕字作拮矯揭居桀切睨音

諸善曰楚辭曰意恣睢以拮矯王逸曰縱心肆志所意願高也奮勁駁以角槎隣悍目以旁睽也角

邪也槎斫也悍戾也隣視貌睽視也奮其堅勁之脛以利距邪斫隣
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散苦交切槎千荷切隣力新切睽力代

切善曰曹植鬪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鷩綺翼而輕揭灼繡頸而袞背鷩文章貌也詩云

文經則赤也揭毗也灼盛貌也頸毛如繡背如袞鬱軒翥以餘怒思

章言五采備也輕勅呈切揭都瓜切善曰毗音陛鬱軒翥以餘怒思
長鳴以效能鳴鬱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

切爾乃擊場拄翳停僮葱翠擊者開除之名也今倉人通有此語射

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擊步何切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拄翳於草停

轉輕利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葉上則蕭森下則 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
繁茂而實綢繆輕利也旋轉綢繆之稱衷料戾以徹鑿表厭

躡以密緻料戾小而微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觀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厭於鞞切

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游維媒名江淮閒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既芟場挂翳又恐媒起不

早野維希至原禽維也維不處下濕故曰原禽也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企想維出不專視草際

心為之疲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挂翳之後遲獲之意也善曰說何文曰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玉曰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曰寓寄也何

調翰之喬桀貌疇類而殊才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言絕絕疇類殊異才氣也善曰

何疑問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扇布也形如手巾叫鳴也將欲媒維振布令有聲媒便清

叫野維聞即蹇微罟以長眺已踉蹌而徐來蹇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翳上視外

處其制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維應媒之聲知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乍行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踉蹌欲

行也廣雅曰蹌走也搗朱冠之絕赫敷藻翰之陪鯁絕赫赤色貌陪鯁奮怒之貌也

善曰廣雅曰搗舒也藻翰翰有華藻也搗勑知切絕許力首葯綠素身挖黼繪方言曰葯纏也猶纏裹也言雉首綠

色頸葯素也黼繪也繪畫文青鞞莎靡丹臆蘭粹鞞夾尾閒也莎草也身采如繪也葯鳥角切

樹則莎色青也言雉尾閒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蘭之色也粹同也宋衛之閒謂混為粹也鞞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

粹音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遽貌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

文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也厥居衛切周
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跳班尾揚翹雙角特起之勢

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狀貌也良遊呢喔引之規裏良遊媒也言媒呢

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可射之規內也呢於隔切喔於角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

不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於隔切喔於角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

子春周禮注曰愕驚也捧黃間以密殼屬剛郢以潛擬捧舉也黃間

剛郢弩矢鏃也以鐵爲之形如十字各長三寸方似罔罫故曰罫焉云黃間機張一名黃肩善曰說文曰數張弓弩也屬謂注矢於弦也

切挂同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射應也禽被箭躍起而反落

山驚悍害森迅已甚驚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

之森謂暴風從下上也善性悍戾怒害飛走如風之森也爾雅曰扶搖謂

曰字書曰愍愚也呼甘切越壑凌岑飛鳴薄廩鷲性悍愍聞媒聲便

運來翳前也廩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越瀾凌岑且飛且鳴

曰倉也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愍惡也裨列切鯨牙低鏃心平望審鯨

作擊舉也舉弩牙低矢鏃以射之善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雉當不止

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雉當不止

之毛體披散如逸羣之備擅場挾兩而己又挾兩雉也善曰西京賦

曰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捷雌妬異倏來忽往

捷雌妬異倏來忽往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捷擊搏也聞他雄鳴擊

儻朗言其忌聲而畏光也發音鐵 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技憊

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逝既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不定空心煩而技憊有伎藝欲逞曰技憊也音養善曰難

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名庸保伊義烏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堂客擊筑伎養不能毋出言也

之應敵啾攫地以厲響義烏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

地爪持也三蒼曰啾聲也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媒聲便逕來

善曰廣雅曰壤塵也形盈窻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形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

矢又曰既與媒戰形當翳窻發極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墉墉大

呼為塘也夷靡也類也易脩也農不脩墉穉菽藜稊藿蒼葦穉

類也菽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廢雜草繁茂藿蒼葦葦深穉貌葦蒲動切葦如隴切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西京賦曰葦

葦葦鳴雄振羽依于其冢冢山巔也爾雅曰山頂曰冢言野之雄雉

雞振羽擗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擗疾貌也言雉鳴於高丘之頂

擗而專切善曰尚書是降丘宅土瞻挺稊之傾掉意淦躍以振踊稊

草莖也掉動也觀草莖傾動冀雉將出意噉躍踊逸也善曰淦失冉切躍失藥切噉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

淦躍踊逸也善曰淦失冉切躍失藥切噉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

神悚噉漸出貌也楚辭曰噉將出兮東方向觀草動冀雉當至噉然而出果其所願精神愈驚動望縣合而駢

雉腋肩而旋踵言雉出苗莖諸處巖然閭合唯駢昂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身謂之腋肩雉為單切魯曰說文曰昂

顯也漢書公孫攪曰脅肩低首呂氏春秋管仲曰車不結軌士不旋踵轟胡了切朕許結切倏余志之精銳擬青

顛而點項維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中項也顛頭也倏音欣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目不步體視與

體違也邪眺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靡聞而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說文曰惕驚也剔與惕古字通

驚無見自驚謂驚音脈字亦從脈方言云脈俗謂點為鬼脈言雉性驚鬼點周環回復繚繞磐辟回

從往復不正之貌也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磐辟雅拜戾駢旋把繁隨所歷戾轉也把駢內所執處也言轉駢回

旋隨維所趣取其便也善曰戾力結切于中輟馥焉中鏞于止貌也輟止也鏞矢

切于丑錄切馥被逼切善曰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宕往兮今中輟以文勢言之徐氏誤也前則重膺傍

截疊翻正橫射也則割也前割重膺傍斷兩翻也則魯跌切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狷性怯而多疑

膽劣而心戾者善曰說文曰肩急也古縣切內無固守出不交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

子曰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來若處子去如激電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

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來若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闕問之迅疾也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荅賓戲曰風颺電激闕問

葉帳歷乍見

藹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藹葉開闢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問丑占切藹與稍並同古玄切帳音晃

於是算分銖商遠邇

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處也惟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計其分銖商其遠近也

揆懸刀騁絕技

言騁絕技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

形然也西京賦曰妙材騁伎薛君韓詩章句曰騁施也

如輓如軒不高不埤

言至平也善曰毛

與輓同鄭玄周禮注曰坤短也坤與庫古字通輓竹二切坤貧美切

當味值芻裂膝破觜

射面也膝喉受食處也觜

喙也裂喉破喙也字書曰味鳥口也味竹秀切膝音素

夷險殊地馴麕異變

地有平險之殊惟馴麕之異隨變

而應不可為一准也 吳不暇食夕不告勸

言樂之者忘飢倦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一箭

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

始一解顏而笑也

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

妻所以愁恨者怨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

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憾胡閭切

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驚

驚疾也田獵馳車聘馬飛鷹走犬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己

獵馳車聘馬飛鷹走犬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己

豫

善曰言斯藝極安從禽最

逸豫言禽來就己故豫不勞

清道而行擇地而住

人多則雉驚故僻除人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善曰

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鞠射履方擇地而行

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

豈唯阜隸此焉君舉

舉音據魯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與服志曰馬並以黃金為義髦插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

禮王后六服有褕翟闕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鷄左氏傳臧儻伯曰鳥獸之內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

傳非君所及又曹劌曰君舉必書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樂也善曰東京賦曰

覺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恤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虞樂而無節端

操或虧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此則老氏所戒君子不為馳騁畷

獵令人心發狂善曰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

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

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

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荅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

為徐令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厄災

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

墳塞廣雅曰墳塞也王逸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呂氏春秋燭過

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上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淮南

絕滅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奮袂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雅曰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

宮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獲郭璞

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

之崇崇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通天臺名已見上

文乘陵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漢書右扶風枸縣有齒鄉詩齒國公劉所治邑也枸與郇同齒與邠

同應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郇叔又云文公城郇

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廣雅曰乘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郇音荀邠與齒同方曼切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

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彼何生之優渥我獨懼此百殃毛詩曰

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惡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故時

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

中書書局

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各在北地郡

王莽改爲義溝鄘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忿戎王之

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

姓芊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

注曰狡獪也赫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遲遲以歷茲紛亂也謂心緒亂

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駢傍馬也毛詩曰行道遲遲楚辭曰嚼憑心而歷茲遂舒節以遠逝

兮指安定以爲期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

去長安三百五十里涉長路之繇繇兮遠紆回以繆流毛萇詩傳曰繇繇長不

路脩遠而繇繇說文曰紆屈也繆流曲折貌也繆音蚪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脩漢書

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

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難切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

而自思孝武帝傷李夫賦曰釋余馬於椒上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

今司馬彪上林賦曰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楚辭曰日晻晻

晻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之夕矣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

時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數時毛詩序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數傷也

之漫漫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曰路漫漫其脩遠漫漫與曼古字通劇蒙公之疲民兮為疆秦乎

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疆秦之暴虐兮舍高亥

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顧厚固而繕藩言不光耀道德以綏

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

也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魯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

生殘史記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

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洗屬之遼東城墮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哉乃恬之罪也吞藥

自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閉說文曰

障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古字通詞辭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或為墜說文曰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

辭曰何須臾而忘反婆娑容閑獯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朝那史記紀與之貌也毛詩曰市也婆娑閑獯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朝那文紀

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邛姓段從聖文

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他聖文尚

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之幣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

定人姓趙氏為南海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為龍川令使南越王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降几杖於藩國

兮折吳濩之逆邪史記曰吳王濩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文時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

几杖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邊豈如曩秦繕

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隋高平而周覽

望山谷之嵯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高唐賦曰周覽九土野蕭條以莽蕩迴千里而無家

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初賦曰迥百里而無家風森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

波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山水之溝命曰波谷水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飛雲霧之杳杳涉

積雪之皚皚楚辭曰杳杳王逸曰杳杳深冥貌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貌也牛哀切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

涉凝露之隆霜鴈邕邕以羣翔兮鷓鴣鳴以齊齊毛詩曰雍雍鳴鴈楚辭曰鷓鴣鳴鴈悲鳴齊齊衆

聲也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悵以傷懷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音嘗曰嘯歌傷懷蒼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霑衣左氏傳曰晉子朱

頰篇曰懷抱也

曰慨太息也周易曰泣血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楚辭曰

連如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兮攬涕而疇眙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又曰哀夫何陰曠之不陽兮

生人之長歎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夫何陰曠之不陽兮

嗟久失其平度陰曠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臾日陰諒時運

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愬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曰五運五

文曰愬亦訴字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論語子曰君

遊於藝又曰樂以忘憂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毛詩曰我從

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

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

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東征賦大家集曰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

曹大家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惟是也東觀漢記孟春之吉日

兮撰良辰而將行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

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

左氏傳曰關伯比曰莫敖舉趾高

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嚳所都後為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

遂去故而就

新兮志愴恨而懷悲

楚辭曰愴愴懷恨

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

有違

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

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

諒不登櫟而椽蠹兮得不陳力而相追

椽蠹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櫟而椽蠹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乎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

夏則居橧巢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

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

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椽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羸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

乾元之北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椽蠹

蝨而食疏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郊生曰

琢胎生曰乳琢與椽蠹與羸古字通蠹力戈切蠹力兮切蚌蒲講切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且從衆

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

論語曰吾從衆就列已見上注墨子遵通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衡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

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窮

兮聊游目而遨魂

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歷七邑而觀覽兮遭

歷七邑而觀覽兮遭

鞏縣之多艱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

縣交臂曰各將路以多艱鞏居勇切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

河南鞏縣入河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既免脫於峻嶮兮歷

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

武之桑閒漢書河南郡有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

封丘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狄於長有焉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家

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慎終追遠史記曰孔子

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

暴於匡人匡將適陳過匡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虎嘗

人遂止孔子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

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曰駐主也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有

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上墟已見上文漢書伍惕覺寤而顧

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惕

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爲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又曰民到

于今稱之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尙其丘墳蘧氏蘧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

也春秋說題辭曰仁者墓也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旣沒而名存毛詩

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論語曰文王旣沒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

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尹文子曰親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

有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鱸公子荆公叔發謂公

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衛世家曰成侯貶號曰侯平

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爲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

憑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

向上書曰周室多禍遂陵夷不能復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禮記子曰好

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禮記子曰好

學近乎知力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毛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近乎仁日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好正直而不回兮精

誠通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

求福不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子曰精誠通於

形動氣於天

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

楚辭曰招貞良與明啓

亂曰君子之

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

揚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

各言

爾志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

先君謂彪也有作謂北征賦也論語顏淵

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

脩短之運愚智

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

靖恭已見上注

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

靜少欲師公綽兮

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與謙音義同苦兼切封禪書曰上

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爲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